

香天山語

香天山語



著者弁言

此篇「烏語花香」。係鄙人應天津晶報社長陳眉翁兄之約。逐日撰述而成。書之原名爲「有志青年」。繼而改爲「溫柔少年」。最後經王太公老夫子決定爲「烏語花香」。書中材料係得自友人李君口述。李君。臨交際。喜探人家事。腹內累七。盡人家事也。與余善。嘗將人家事囑余寫成說部。計有「摩登花」。鴛鴦錄。天津小姐。集股的妻。一先後出版。謬承讀者之歡迎。鄙人因此獲微利。但以不善理財故。所獲微利。早已罄。李君見余窮甚。惻隱之心。油然而生。遂以烏語花香全書事請告余。余感激之餘。振筆記之。自在晶報露刊以來。凡一年有餘。謬承閱者諸君熱烈歡迎。紛紛致函鄙人。囑出單行冊。余深知此書能受閱者歡迎者。非余文字之力。實李君故事之功也。蓋小說之道。與文章不同。任你筆墨如何華麗。文字如何燦爛。如無動人之故事。蘊藏其間。生花妙筆亦無濟於事也。今經書局老板商洽發行單行冊。則烏語花香得與閱者諸君作長期之見面。余心實欣慰。惟當此書刊印之後。承友好賜來序文及題字甚多。但以時間所限。未克付印。有負友好之熱忱。護筆良深。尙希諒原。再者此書中之人物。而今尙在人間。不得不爲伊等改名換姓。隱其住址。雖然。讀者諸君。如觀書中之事蹟。而知其人者。尙希嚴守秘密。勿爲逢人則道。此書所記之杜玉玲爲某某之千金。趙玉秀爲某某之小姐。李秀才爲某某之愛女。則不特著者幸甚。要爲口述全書事時之李君幸甚。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乙亥菊月內周寫於優美室

序

同窗弟梁君內周。博聞強識。敦行不怠。當代俊傑也。每乘工餘之時。頓揮生花之筆。其著作固非井蛙尺蠖所可同日而語。酒者垂示一集。顏曰烏語花香。凡二十餘萬言展讀之下。觀感生行間。情淡楮背。洵佳構也。付梓伊邇。欲得予一言以爲序。然予以謂君之作。爲社會有識者盡知。固無俟予一人之極揚矣。雖然士君子生當濁世。不得志於有司。一若驢困車。繡危澗輟。固可慨已。若以投筆無時。上書遭嫉。不得已而託於神官家言。春去寫怨。明月興思。雖云雕虫小技。亦皆有感而爲。則又未嘗不可破啼爲笑也。尤有感者。洞溯甲子之歲。予與君剪燈聽雨。玆甄爲依者累年。后卜家遯大故。背鄉井。別故人。車轍犇騰者又累年。比來端居多暇。時相過從。故人無恙。私衷甚慰。詎知予在風塵鞅掌之日。正君面壁攻文之時乎。書示烏語。能無興感。

一九三五年七月下旬東吳李搢生序於書齋

社會言情
長篇小說

鳥語花香

鹿泉梁
丙周著

第一回

好花傳情蝶翅解意
皮球作伐鞋于成因

春至人間。大地生色。惠風和暢。萬花獻媚。這日是個四月中旬。春意正濃。牡丹盛開。公園裏成千上萬的紅男綠女在欣賞那富貴雍容的牡丹花兒。一個個爭妍鬥勝。興高彩烈。好不快活煞人也。這時羅樹玉在書房裏舉着一本書。一雙淚眼望着那書本出神。但見他將頭微微的低了一低。好像是又往下看了一句。含在眼眶的淚珠兒竟撲漱七的滾了下來。著者方自納悶。不知他所看何書？竟如此傷情。就在這個當兒。但見他將書拋於案上。由衣兜裏拿出一方手帕。先在口上吻了一吻。才以此手帕擦了擦眼淚。便站起身形。出了書房。樹玉站在天井之中。抬頭一望。天兒碧青。萬里無雲。恰恰在這個當兒。一陣暖風吹過。陶人欲醉。就聽樹玉他自言自語的說道。如此良晨美景。趁

趙小姐尙未起床。何不到外邊散七步去。樹玉思索至此。便回到書房戴了帽子。隨手將門兒帶上。便出了趙公館。奔目的地向前走來。一陣陣的春風拂面。愉人心懷。樹玉一時不覺精神奮起。有了目的地。●心想今日這般溫和天氣。公園裏必有一番盛況。我何不到公園裏去開開心解解悶呢。樹玉思索至此。便奔公園而來。既至門前。買票入內。舉目一望。但見那牡丹盛開。遊人如織。滿園春色。一望無際。各處都是遊人擁擠不堪。樹玉性喜清靜。不肯擠在人羣裏。便走至池塘岸邊。扶了欄杆。看那水中游魚忽見那水中發現一對倩影。鴛鴦也奔自己面前而來。不禁抬頭望去。但見那一雙玉人兒生得一般模樣。只是有長幼之分。高矮之別罷了。那年長的穿了一件淡青的旗袍。映着裏邊的長馬甲。足登高跟革履。絲襪直通到膝蓋以上。腕上金錶生輝。指間鑽戒發光。往面上看。一副美麗面龐兒。戴了一架墨色眼鏡。剪髮披肩。懷抱皮篋。一望而知是個富貴人物。樹玉看罷長者。再移目偷看那年紀較幼的女郎。却和年長的女子穿扮不一。但見她登一雙電光合股線襪。穿了一雙後跟不高的皮鞋。玉手下垂。十指尖尖。猶如雨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難得)。只是她腕上纏了一層白布。好像是有傷痕在內。但不知她那玉腕兒是生了瘡呢。還是碰的傷呢。若是碰傷。那還不大要緊。只要經接骨先生醫治好了。那白布一去。萬是皆無。若是生瘡。便有担心之處。我看她腕上纏的那些白布。不在少數。若是生瘡。其瘡必是非同小可。將來痊愈之後。恐落一疤痕。那時滑膩的玉腕上。落下這樣一個疤痕。豈非美中之不足。樹玉想至此。心裏却又自安慰道。絕不是牛瘡。絕不是生瘡。據我看她的服裝舉止。推測着她在學校裏必是個運動家。她玉腕之傷。想是運動時。過於激烈。以致被摔。這樣倒還近乎情理。樹玉他自己想到這裏。心裏却將疤痕之憂。完全消失了。他轉而再想到自己那時用目看她時。她也斜了秋波看我。我那時反被她給看的不好意思起來。竟抵下頭去。不想在這個當兒竟被她姊姊將她拉去了。我遠遠的望着她們的背影。却恨她不回過頭來看我一眼。幸而蝴蝶有知。向她賤纏不去。在她腦後飛舞不休。她果然扭回粉臉。嫣然一笑。看她那樣兒。好像是看見我在目送於她。她才嫣然一笑。也不知她是笑那蝴蝶玩耍。還是笑我………樹玉只顧着想的出神。却忘了身

之處所。這時趙小姐看了他那痴呆呆的模樣。不覺好笑。遂含笑說道。樹玉你在想什麼？她這一句話。倒把樹玉給嚇了一跳。恰似如夢方醒。支支吾吾的說道。我沒有想什麼。我沒有想什麼。言時不免有懼愧之色。趙小姐並不介意。只向他笑道。樹玉你早晨起來。便跑了出來。這時大概還沒有吃早點。我因為出來的惶促。也沒有顧得早點。這時有些餓了。我們到食堂去吃些早點。你看怎樣？樹玉聽了。十分贊成。這裏邊有兩個原因。第一是樹玉此時尚未吃早點。跑了這半天。肚裏也有些餓了。第二却是心裏惦記着那女子。適才那女子隨著她姊姊過了小橋便奔食堂那方去了。說不定她們也進食堂去吃早點。也未可知。若果然如此。我們這時也到食堂去。豈不是又能和她多見一面嗎？樹玉心裏有這番意思。所以他當時一聽趙小姐說到食堂去吃點心。他故而十分贊成。這話交待明白。却說趙玉秀將茶役呼來說道。我們到那邊食堂去吃點心。你給我們留神着東西。夥計唯唯。忙陪笑道。趙小姐您們只管去。東西在這裏就是了。當時樹玉未穿西服上衣。只穿了襯衣。便和趙小姐離開了茶社奔食堂而來。過小橋之時。樹玉

不免低了頭看那橋上的脚印兒。玉秀小姐仍不介意。度過小橋。不遠便是食堂。趙小姐在前。羅樹玉在後。走入食堂。樹玉注目望去。但見食客擁擠。一時看不見那玉人的影子。這時早有夥計過來。把趙小姐和羅樹玉讓到一張洋式棹旁落坐。趙小姐要過點心。便和樹玉閒話。樹玉口裏只管含糊答應。心裏却仍在記着那一雙玉人兒。一雙俊目。便留神望去。巴巴將這食堂裏二十二張小方棹的顧客。看了一個遍兒。摩登女子不在少數。只是沒有那一雙玉人的影子。樹玉適才進這食堂之時。見這食堂裏摩登女子居其大半。希望無窮。此時細細的察看了一遍。却竟如黃鶴。一些影兒也沒有。當時的希望。變成失望。雖有趙小姐殷殷招待。那點心也未曾吃得許多。趙小姐喚來夥計。付了錢。二人站起身形。便出了食堂仍回茶社而來。樹玉此時垂頭喪氣。心裏十分不自然。便隨着趙小姐無精打彩的奔原先坐位而來。既至跟前。抬頭一望。就見他們的坐位上坐着一雙玉人。樹玉一喜。非同小可。幾乎叫了出來。怒道。位子上坐的是誰？不是別位。正是池塘岸前的那雙玉人。就見那年幼的坐在趙小姐位子上。年長的却坐在自己的

位子上。那雙玉人見樹玉和趙小姐都站在自己面前。不免拿眼去瞅她們倆人。那年長女子倒還不覺怎樣。那年幼女子舉眸一看。見是適才目送她的青年。不覺面兒紅起。垂下頭去。這時茶役跑了過來。陪笑向趙小姐道。趙小姐和羅少爺到這邊來吧。今日顧客擁擠。適才沒有座兒。便將這裏先賣出去了。好在那邊剛有一個閒座。憑窗臨水。比這裏也不錯。趙小姐你看那位子好不好。趙小姐聽了。便順着茶役的手望去。果見臨窗有個空座兒。倒是很好。隨奔這邊來。樹玉此時心裏高興。歡喜非常。一時精神煥發。不是適才那種頹喪不振的樣子了。當時和趙小姐對面坐了。正好和那年少女是斜對面。原來他們原先那位子在中行南邊第二坐。這時的位子。却在西行南邊數第五坐。原先樹玉在那位子上時。是面南坐著。這時來到這個位子上。他仍是面南落坐。趙小姐面北落坐。那邊那年長女子坐的是樹玉原先的位子。便是面南坐了。那年少女子坐的是趙小姐原先位子。便是面北。因此樹玉此時和趙小姐是正對面。和那年幼女子是斜對面。茶役陪笑道。趙小姐和羅少爺還是吃香片嗎？樹玉這時高興。笑向茶役說道。可以可

以。我什麼茶都可以。趙小姐適才在食堂裏見他無精打彩。不甚歡喜。不知他是怎麼了。這時見他喜氣盈盈。笑逐顏開。自己便高興起來。茶役送來香片。二人吃茶閒話。那樹玉一邊和玉秀小姐吃茶閒話。一邊却不住的偷眼去看那斜對面的女子。這時距離比那時在池塘岸前近了數倍。看的愈加真切。但見她那一副粉嫩面皮。滑膩生光。眉清目秀。皓齒唇紅。一對小元寶耳朵。襯於蓬鬆烏黑的半截青絲之髮。愈顯出玲瓏可愛。尤其美麗的是她那個鼻兒。恰似一個胆兒掛在那裏。再看她頭上的半截青絲。蓬鬆七蓋在頂上。襯着下邊一副白如冠玉的俊臉。黑白相襯之間。愈增美感。樹玉這樣偷看那女子。愆道那女子怎樣？原來那女子更是個多情胎子。她自在池塘岸前。瞅看樹玉。芳心裏便覺這個人呆頭呆腦的怪有意思的。他好端端的看我做甚。她心裏這樣想着。便目不轉睛去瞅樹玉。因此倒將個羅樹玉給瞅的臊的低下頭去。那時便被姊七拉着去了。她芳心裏暗想此人是誰。這般痴情。便想回頭一視轉而一想。姊七監視之下。倒是不便。偏於此時有蝴蝶向她飛擾。她便乘機扭回頭來。向着樹玉嫣然一笑。跟着她姊七度過小橋。

。又回頸看時。却見一個和自己年紀相仿的摩登女子和他說笑。心裏竟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思想。欲待看其究竟。又因姊在側。諸多不便。只得隨着姊往前去。這時她的一種好奇心。却不能放下去。她左右想着這青年痴呆的到很有些意思。那女子是他什麼人。竟和他那樣親膩。可惜我杜玉玲不是個偵探家。若我是個偵探家。一定費一番手續。將她們一人的關係。偵探個明白。看看她們到底是兄妹關係。還是其他關係。他一邊走着。一邊這樣想着。情諺有云。少女的心是難以琢磨的。這位自稱杜玉玲的女子。她此時這種心裏。也便是令人難以琢磨的地方。且說杜玉玲跟着她的姊向前走去。溜了多時。覺着身體發累。有些口乾。便溜七達達的又溜回來。當時她和她姊便進了茶社。這時茶社裏顧客擁擠。竟沒了位子。茶役爲了半天難。見趙小姐和羅少爺尚未歸來。便將她們的東西。拾掇起來。讓杜玉玲她們姊妹二人坐了。玉玲她們坐下不大工夫。就見樹玉和趙小姐走來。一看坐位被人佔了。便招呼茶役。杜玉玲抬頭一看。正是適才那一對青年男女。她心裏暗想。這也不錯。又遇到一頭兒了。這時我便易於施展我

的偵探手段了。我定要探七他和他是什麼關係。等樹玉和趙小姐。落坐之後。玉玲她見樹玉和她斜對面坐了。精神很是愉快。心裏特覺快活。連她自己也不知是什麼緣故。她和她姊姊對面坐着吃茶。不時偷眼去看樹玉。樹玉這時經她那臨行時的嫣然一笑。弄的糊迷顛倒。六神無主。這時相逢在此。那肯放鬆一些。不時拿眼偷看於她。前文已經表過。這時杜玉玲偷眼看他。他偷眼看杜玉玲。當時二人眉來眼去。秋波送情。若非有趙小姐和那玉玲姊姊在坐。那樹玉和杜玉玲。二人便可互訴名姓。一通款曲。只是有那二人在坐。她二人只可眉言目語。不能放肆一些。看看天已將午。趙小姐含笑向樹玉道。樹玉。我們該回去了。午飯是不便在外邊吃的。否則看太太着急。老人家疼我們。我們不應使老人家不高興。說着將茶役喚來。吩咐算賬。那茶役陪笑道。趙小姐您和羅少爺常常的來。何必非立時算呢。那天算不是一樣啊。玉秀小姐道。兩清乾淨。省得記着。茶役算了算一共該着六角洋。玉秀小姐給了他鈔洋一元。告訴他不用找了。那茶役忙謝不迭。口中的趙小姐羅少爺。不知喚了多少句。玉秀和樹玉出茶社走了。杜

玉玲見那女子偕着樹玉走了。她心裏很是悵惘。當時好像丟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。坐在那裏不自在。便向她姊姊說道。姊姊我們該回去了。她姊姊道玉玲妳看他們倆像什麼關係？女的恭敬那男的。那男的却又好像是怕那女的。妳看她們像什麼關係？玉玲聽了。不覺臉兒紅暈起來。答道。看不出他們是什麼關係。她姊姊笑道。我替妳姊問問吧。說着將適才給樹玉他們算賬的那茶役喚了過來。低聲問道。你可曉得西邊第五座剛才那一男一女。是什麼關係？住在那裏？那茶役聽了。笑盈盈的說道。這個我還是真知道的詳細。至於他們住在那裏。這個很簡單。誰都可以知道。只是他們關係。除我楊四。和我爸爸知道之外。別人便是誰也說不清楚。二位小姐欲知其詳。今天不能奉告。因爲顧客太多。那天閒在清靜了。我再告訴。一位小姐就是了。說着將賬算過。那邊有顧客招呼。揚四丟下杜家二位小姐。跑向那邊走了。玉玲和她姊姊便也出了茶社乘汽車回家走了。暫且按下慢表。且說趙小姐偕着羅樹玉出了公園。雇了兩輛洋車乘車奔回家來。付過車資。二人便奔上房。趙太太許氏夫人。見愛女和樹玉回來。便道。你們倆人

一到星期日。便不知回來吃飯了。這時都快下午一點了。你們也不餓嗎？玉秀小姐笑道。娘啊。吃過午飯。您也快到公園裏去看看牡丹花吧。真個開的富貴雍容。美麗煞人。您老人家若去看了那些牡丹花。回來保管您老人家返老還童。長生不老呢。許夫人聽了。面上的皺紋。一縮一縮的堆下笑來。當時吩咐趙媽開上飯來。許老夫人上首坐定。玉秀和樹玉兩邊打橫作陪。吃過午飯。許夫人照例要晒午覺。樹玉便奔後邊自己書房而來。玉秀小姐也便隨後跟來。既至書房。小姐和樹玉對面坐了。含笑向樹玉道。今天出去。不見你掏錢。你手裏還有零用錢嗎？樹玉聽了說道。小姐前天給我的二十元。昨天到商務印書館買了一部辭源。化了十八元。又買了兩部小說。用去一元六角。除坐車外。身上還有兩張角票零幾個銅子。因此今天和妳出去沒有掏錢。其實我掏和妳掏有什麼分別。怎不都是小姐的錢。妳看看這部辭源好不好。樹玉說着。便由書架子上將那辭源拿了過來。玉秀小姐接過來一看。分上下兩冊。裝璜很是美麗。含笑說道。這倒是一部不可不備之書。你買的兩部小說在那裏。讓我看是是什麼名子。樹玉便從抽屜裏將兩部

小說拿出來。玉秀小姐只看了看那小姐的名目。便覺趣味無窮。笑道：「你
先看那部。」樹玉道：「今天早晨我看了這部書中的一段。描寫得十分深刻。
倒是名不虛傳。」小姐隨她的便。這兩部是一個人著的。妳愛先看那部就
拿去那部。看完我們再遞換。」玉秀小姐聽了。十分得意。便拿了一部
回前邊去了。不多一時又進來。樹玉笑道：「小姐妳不是去預備功課去了
嗎？」玉秀道：「近來身上沒有錢。明天星期一你到學校去連點心錢還沒
有。說着將幾張五元鈔票遞給樹玉道：「你帶在身上零用。用完時即向
我說。永遠不必客氣。這時你也該預備功課了。我也該上自習去了。
說着出了書房回前邊去了。樹玉望着那鈔票出神多時。自言自語的道
。我自來到這裏。不知化了她多少錢了。幾時化幾時現成。她從無一
些吝嗇。想來我將來怎樣報答她呢。樹玉思索至此。猛的又想起今日上
午在公園裏遇見的那女郎。豐姿綽約。天真活潑。她坐在那茶社裡。真個
是鶴立雞羣。另有一番氣派。她那一雙秋波有如閃電流星。不時看我。
情透眼角。意現眉梢。我……樹玉他想到這裏。忽又自言自語的說道。
豈能如此想。豈能如此想。趙小姐待我天高地厚之恩。尚無法答報。別說

此是我的妄想。亦絕不能成爲事實。卽或能成事實。我豈不昧盡天良。這樣辦去。看來這女子是個魔鬼。是我玉秀小姐間的魔鬼。自此別說也不能遇上她了。就是再有遇見她的時候。我也應躲着她走才是。樹玉如此胡亂想了多時。才去預備功課。吃過晚飯。和老太太說過幾句閒話。便仍回書房預備功課。玉秀小姐因爲也忙着預備功課。所以夜間也沒有過來。樹玉看了一時書。壁鐘已經打過十下。便熄燈安眠。一宵無話。翌日清晨起來。樹玉洗漱完畢。便携了書本奔了學校。在學校裏無非是上課聽講。不消細表。且說樹玉下午四點半鐘。下課回來。路經南北女子中學校的圍牆。但聽裏邊鶯鶯嘯嘯。叫成一片。不免抬頭望去。無奈那圍牆出人頭地。不能一觀。裏邊的情形。正值此時。就聽彭的一聲。一物高起。樹玉矚目看時。乃是一個大足球。隨聲而起。多時始落。緊跟着彭的一聲。皮球繼起。一連十餘次。都是直上直下。樹玉此時心裏不禁喝采。暗想足此球者。不知是個若何人物。這時她這一連十餘下兒。一定是提短褲拾玉腿。健步如飛。俊目瞪圓。恨我不能脇生雙翅。飛上去一看究竟。樹玉正在揚首出神之際。就見那球由

上而下。此時又該「彭」聲激耳了。却聽着「吧嗒」一聲響。緊跟着便聽
吱噉一聲叫。其音嬌嫩清脆。可知是個女子無疑。樹玉耳聽嬌音。目觀
空中。但見這一球斜落東北。與球同時飛起一物。竟奔自己這方落來。
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樹玉觀看之時。此物已奔面門飛來。樹玉閃躲不及。
正打在面上。但覺一般脚汗氣。撲入鼻孔。忍痛低頭看去。却是一隻
皮鞋。樹玉忙躬身拾起。仔細一看。此鞋竟有些面善。想了多時。才
想起和昨日公園那女郎的鞋有些相似。不禁雀躍。此時就聽牆裏一陣
喧嘩。掌聲如雷。就聽一人說道。密絲杜前天剛把手腕摔傷。今天不
穿運動鞋。竟又足起球來。不聽我勸。這時身兒倒了。鞋兒飛了。看你
後悔不後悔。就聽應道。勞駕姐兒。快派校役到牆外給我尋鞋去吧。
否則被人拾去。如何是好。樹玉聽了。心裏暗想。論理說我應當將鞋
隔牆投過。但是此鞋果然是那女郎。我便不能如此給她投過去。況且
她無緣無故擊我之面。咎由自收。罪有應得。我將此鞋帶去。以作抵
償。樹玉想罷。將鞋藏於懷裏。便順着校牆急往北走。那校役出南門
再到西牆找那鞋時。早沒了踪影。路上行人絡繹不絕。不敢斷定被何人

拾去。只得回校報告。這且不在話下。却說樹玉懷藏皮鞋走出肇事之地。心想此時都已放課。想他也該回家了。我倒看看她怎的出校。順便打問打問她的家世。倒也很有意思。樹玉想罷。便又折了回來。奔南北女子中學南門而來。至時正見一羣蜜絲架着一個跛足短鞋的女子擁出校門。樹玉定睛一看。不是別人。那跛足短鞋的女子正是昨日公園所見的女子。他自己藏着人家的鞋。懷着鬼胎。忙往後避了避。就見校門口停着一輛簇新汽車。一羣蜜絲便將那杜玉玲架上了汽車。樹玉急切將那汽車牌號看清乃是一〇〇一號。就聽鳴的一聲響。車行如飛。轉眼不見。樹玉便走向校門左近。和那校役搭訕着說道。這是誰的汽車。將她送回。那校役此時因為適才這棒兒新鮮。當時心裏高興。他沒認清是誰。便笑道。這輛車就是杜小姐的。這位杜小姐也真太愛運動了。樹玉又道。她家裏作什末事業？校役道。這不是杜軍長的小姐嗎？樹玉一聽她是現任長官的小姐。倒嚇了一跳。吃了一驚。便轉身往回走來。一邊走。一邊想。我羅劬玉也太大了。竟將大官小姐的小皮鞋藏在懷裏。這事若被杜軍長知曉。焉有我的命在。再一轉想

。真是事有湊巧。昨天我剛和她見面。今天竟有這番奇遇。雖然被她打了一鞋。究竟我將她的鞋子得在手中。若非挨此一鞋。緣能有此奇遇。樹玉這樣想着。便又喜歡起來。不覺時間長久。已至趙公館門前。恐那懷中鞋子作鼓。被趙小姐識破。諸多不便。當時止住脚步。將襯衣扣解開。將那鞋子往下送了送。拿皮帶累住了。然後再結上襯衣。自己看了看。已然不現形跡。這才向前敲門。僕人開了門。樹玉進來。不敢到上房去。便奔自己書房來。既至書房門前。便推門進去。羅樹玉舉目一看。大吃一驚。不覺愕然。愆道。何事？原來樹玉進得房來。却見趙小姐坐在書案之前。床上另外還坐着一位千嬌百媚的女子。那女子見樹玉進來，喜憤交集。拉住樹玉便問短長。正是。春景怡人。好花悅目。美人感集。成我說部。欲知來人姓字名誰。羅樹玉究竟是個何許人物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揭去紅巾齊喝彩絕代佳人
揮起皮鞭打蕩婦亦快人心

話說羅樹玉因身上藏着那杜小姐的鞋子。不敢到上房去。便奔自己書房而來。推門進去。舉目一看。就見趙小姐坐在書案之旁。床上另外還有一個女子。但見她眉橫晚翠。面疊朝霞。秋波頻轉。傳出無限深情。樹玉一看認識。乃是那北里名花。鼎鼎大名的情姬老八。樹玉這時被她一把拉住。又是慚愧。又是害怕。却又想起了當年之事。一陣心酸。滾下淚來。繼而竟啼泣不止。悲痛萬分。後面竟搶天呼地的嚎啕大哭起來。引的那情姬老八。撲簌簌滾下熱淚。鬥的那趙小姐撲簌簌熱淚滾下。只見那羅樹玉哭的淒風慘雨。令人酸鼻。他却將懷中的皮鞋也忘記了。看官愆道。羅樹玉爲何如此傷心呢。說來話長。且說這羅樹玉祖居浙江杭州。乃是世家。父親羅世維。娶妻吳氏婦人。幽賢嫺靜。生下兩女一子。長女名喚樹金。樹玉居次。三女名喚樹銀。姊妹三人。生得一般俊美。羅世維夫婦愛如掌上。的二裸明珠。長女樹金在十六歲時便嫁與本城王氏子王倚爲室。過門三載。生下一子。名喚成

兒。那王倚竟得了一個暴病。嗚呼死矣。雖然有些遺產。但是樹金孤兒寡母。不善經營。不到幾年。便被王氏族人侵佔完了。樹金無奈。便借了成兒到娘家來寄食。吳氏夫人見女兒這般不幸。暗暗掉淚。看待那外甥成兒和樹玉樹康一般親愛。對於長女樹金更是百般體貼。總怕受了委屈。羅家原是世家。又因羅世維坐過兩任縣長。是以家中很是殷實。經濟自然富裕。吳氏夫人乃是個慈祥的人。對於樹金樹玉樹銀成兒。備加喜愛。有所欲買之物。立即吩咐僕人去買。從未攔阻過她們。鄰舍街防。誰都羨慕這一家人家。真個是快樂無比。有道是「樂極生悲」。却說這年浙江大旱。繼而人災。時疫流行。死者奇衆。不幸吳氏夫人竟也因受傳染。駕返瑤池。樹金樹玉樹銀和那外甥成兒。自是搶天呼地的大哭一場。安葬之後。便有許多媒婆找上門來。給世維續親。其中有個劉媒婆給世維提的本是刁甫仁之女。名叫蛾兒。和她的尊姓合起來便是刁蛾兒。倒有幾分姿色。刁甫仁膝下無子。只有蛾兒這樣一個姑娘。溺愛不明。自幼嬌養性成。刁甫仁不肯輕易出手。現年蛾兒已是二十六歲。經劉媒婆訪得羅世維新近喪妻。這劉媒婆知道

刁甫仁是個勢大小人。便到刁家探七口氣。刁甫仁一聽說羅世維喪妻待續。他這一喜非同小可。心說羅世維在本城乃是有名的大紳士。家有萬貫。富甲全城。我這女兒一到他家。便是一品正夫人。是如何的榮耀。我刁甫仁自此也就不必東奔門路。西鑽窟洞了。只有這門好親戚。愁得什麼衣食住行。當日便將劉媒婆留在家裏設席寬待。飯後叮嚀劉媒婆格外費神。務要成此良緣。事成之後。我刁甫仁必有心照。劉媒婆歡喜非常。你看她那屁股溝裏就似抹上香油一般。便奔羅宅而來。見了羅世維。運用她那三寸不爛之舌。只將個刁蛾兒誇入雲霄。讚到三十三天。就聽她說道。羅老爺這老人家是沒有見過這位姑娘啊。要論品貌。別說是上嬌西施及不來呀。便是那妹嬉姐姬兒了也有遜色呀。真個是空前絕後蓋世無雙的品貌。錯不是羅老爺這樣有德的人才能配起這樣的美貌姑娘啊。羅老爺今年整整五十歲。這姑娘今年整整二十五歲零一歲。比羅老爺小着一半兒還多着一歲。(令人發笑)羅老爺怒若是不信服劉媒婆的話。便請羅老爺派人前去調查。如果怕見不着。我可以將她叫到中央大戲院去聽戲。羅老爺到那裏對面一相。

亦無不可。羅世維被這劉媒婆一陣花言巧語。說的沒有主張。便活動了心。當時便點了一點頭。劉媒婆見羅世維點了頭。她那屁股溝裏大概油尚未乾。便出了羅府。又奔刁宅。真個是蒼天不負苦心人。有志者事竟成。劉媒婆受了刁甫仁的重託。她不辭辛苦。往返羅刁兩宅。日頭不長。便將這宗婚姻給撮合成了。書要簡斷話休煩絮。羅世維定了吉日。便將刁氏迎娶過門。至於迎娶那天自然是賀客盈院。來賓如雲。飛觴醉月。呼五喝六。自有一番盛況。亦不必細表。單道花燭之夜。羅世維進了洞房。將新人頭上的紅巾揭下一看。不禁喝一聲絕代佳人。其實這刁蛾兒不過稍具姿色。原值不得喝一聲絕代佳人。可是在這新喪偶伴的羅世維眼裏看着便是空前絕後之女子了。此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。看官們不必驚異。著書的也不必傷心。羅世維見刁氏貌美。溺愛備至。諺云，教子在嬰孩。教妻在初來。蓋妻賢。由教而成。不賢由不教而至。况婦人之性。每多悍疾。初來新婦。正當教誨。或因姿色所惑而失教。或因重奩所關而從寬。每每慣壞。後至大起胆來。肆橫無忌。再加嚴教責懲。往往不遵。甚至成仇。此咎完全繫於爲夫一

身。著者於此。奉勸看官們。不論是新婚。不論是續娶。只要是新婦進門。便要訓以種種家規。教以種種禮節。不要惑其姿色不忍教訓。更不可因其娘家配奩豐富便不肯教誨。這樣遺害將來。毀壞一家人的幸福。實非淺鮮。剪斷閒言。且道正文。却說羅世維將刁氏娶進門來。見刁氏有幾分姿色。竟不肯教以禮節。訓以家規。只是一味溺愛。再說這刁氏面慈心毒。她見樹金樹玉樹銀姊弟三人和那成兒。終日想吃就吃。想花就花。隨隨便便。其樂無窮。心裏便起了忌妬之心。她見這樹玉請着業師。立着專館讀書。只是太餘的浪費了。那大丫頭樹金已是出嫁之人。她婆家就是無論如何窮。也須認命。怎的竟長年住在這裏。我刁蛾兒既到了他家。便是他家的一品夫人。諸事須由我支配。像這樣她們給我浪費家產。老頭子已是半百年紀。一旦有個風雲不測。我可怎麼過活啊。我倒要整理整理家規。縮減她們的花費爲是。刁氏自存此心之後。第一個先將業師轟了出去。專館停辦。繼而便是和樹金娘兒兩個過不去。其次便是虐待樹玉。毒打樹銀。如此年餘。一個樂融融的羅府。竟變做淒慘慘的羅宅了。昔日的羅宅。不啻是天堂。

今日的羅宅。無異是閻羅殿後的地獄。昔日笑聲盈室。今日哭聲震院。樹玉姊弟雖有時將受虐情形。告訴父親。無奈世維那時迷着刁氏的姿色。竟充作不聞。適於此時。刁氏又生下一子。起名叫做嬌兒。刁氏自有了親生子以後。對於樹金樹玉樹銀成兒四人愈加虐待。這日是個五月五日。乃是屈大夫投汨羅水自殺的紀念日。我們北方人於此日只不過包些粽子。設宴聚餐而已。在杭州這地方。到這天便是更有一番非常盛況。龍舟佈滿西湖。錢塘江中。也是龍舟如蟻。那些紅男綠女。便乘了龍舟游蕩於湖江之中。一個個興高彩烈。樂而忘返。羅樹玉姊妹。在母親生前。每到這日。便命僕人預先雇好較大的一隻龍船。這日吳氏夫人便偕着他們姊弟三人和外甥成兒。乘龍舟游於西湖之中。每到夜半方才回家。樹玉她們這個樂兒。自母親死後迄今三年了。便是三年未曾享得。今年又逢此日。樹銀年紀幼小。便向樹金說道。姊姊妳看今天是五月初五日。我們爲什麼不吩咐羅貴去給我們定一隻龍船。我們去玩一天。也躲避繼母一天。免挨一天打。不好嗎。樹金聽了姊姊這話。不禁淚如雨下。心裏暗道。姊姊這不是做夢嗎。妳

終日悶在家裏。幫着掃地收拾屋子。繼母一時不高興。還要打罵。此時妳竟要吩咐羅貴去雇船玩耍。並且是去躲避。少挨繼母一天打。真格是妹七年輕啊。思索至此不禁眼淚汪汪。想起了母親在日。此日何用妹去躲避挨打。雇玩龍舟呢。樹銀見姊不語。反倒淚汪汪的哭起來。便向前拉了樹金的手。叫道。姊妳這是怎麼了？怎的哭起來了。正值此時。成兒抱着腦袋哭進來。樹銀忙撒了樹金過來看外甥成兒。她見成兒雙手抱着腦袋。將咀張的如茶杯一般大。痛哭不止。忙問成兒你哭什麼呢？又是後老娘打你嗎？就見那成兒一邊哭一邊訴述道。後老娘和小舅舅吃粽子呢。竟不讓我吃。我站在那裏看她們吃。她竟拿了條掃疙疸子照着我的頭頂打了好幾下子。打的我好疼啊。語罷又痛哭起來。樹金看了孤兒這般形狀。不禁想起亡夫更是傷心。一時忍耐不住。竟抱住孤兒大哭起來。樹玉正在院裏屈着屁股掃院子。忽聽一片哭聲。發自姊房裏。便擲下笤帚跑進房來。一看姊七摟着妹妹樹銀抱着成兒。三人哭的淚人一般。樹玉看了。不禁想起母親在日。這日應是如何歡樂。不想母親拋下我們姊弟三人竟下世去了。繼母却吩咐

我打掃院子母親在日。我如何作得這奴才之事。姊七和妹妹七這時不知爲了什麼。又這樣痛哭起來。待我向前問慰姊七去。樹玉一邊想着。便含着眼淚走向前叫道。姊七。你這是怎……怎……麼了。樹玉語至此。也已哭不成聲。復拉了樹銀的手叫道。妹七妳爲什麼這……這樣啼哭啊？……樹銀抬頭看了看是哥哥來了。啼泣道。哥哥你是從那裏來啊。剛才成兒又被繼母打了一頓。姊七是因此傷心……樹玉道。繼母爲甚麼又打成兒？就見那成兒撇着大咀。擠着眼淚哭道。我看後老娘和小舅舅在吃粽子。我也想吃那粽子。後老娘不給我。竟拿起條帚疙疸打我的腦袋。二舅……啊。那成兒說到這裏。又張起木碗嘴大哭起來。樹玉看了這種淒慘情形。直如刀刺。將袖子揮了。眼淚叫道。姊七妳不要傷心！假使蒼天不故意和我們姊妹爲難。過了節。弟弟要逃出家門。去謀一線生路。將姊七和妹妹一併帶了出去。脫離了這萬惡家。……樹玉剛說至此。不想那刁氏一腳踏進房來。一看這種情形。當時無名火起。潑口罵道。我把你們這羣猪生狗養的東西們。大節下你們也不是故意和你娘爲難。竟他媽的都湊在這一塊

。哭你媽的什麼。那刁氏越罵越氣大。向前一把先將樹玉抓住。照着樹玉的面上。左一掌。右一掌。打的樹玉疼痛難忍。不敢哭喊。就聽那刁氏罵道。我派你打掃院子。你他媽的竟跑到這裏偷閒抹淚。她媽的快給我滾出去。打掃那院子。眼見得你外祖母就快來了。說着又是一脚。踢在樹玉腿上。樹玉不敢怠慢。忍痛去掃院子。那刁氏將樹玉打去了。一手將樹銀抓住。照着樹銀的面上。吧哧狠命的打了兩下子。只打的那樹銀小姐順口流血。不敢啼哭。刁氏用力一搥。將樹銀小姐推倒在地。正碰在那破痰筒上。當時血流如注。再忍耐不住。便大聲哭喊起來。樹玉站在院裏聽了。不敢進來。只有掉淚的份兒。那成兒見刁氏將三姨。推倒摔傷了。他是真急了。潑口罵道。後老娘我口妳娘。後老娘我口妳娘。只見那刁氏咬定牙關。向前一把由樹金懷裏將成兒抓了出來。掄起巴掌。照着成兒的後背上狠命的一連打了二十餘掌。一邊打。一邊罵道。我把你個白眼狼將你養了這麼大。你她媽學會罵我了。我教你罵。我教你罵。惡狠七的蹶了成兒幾脚。復指着樹金罵道。妳他媽的命賴。嫁的漢子不長壽。賴在我家白花。還灌的你

這小羔羔子罵起我來。我今天又打了妳這小羔子。妳有志氣領着妳小羔子滾出去。永遠不要登我刁家門邊。嚇的樹金一聲不敢言語。恰於此時。羅世維走到後院來。聽一片哭叫。吼聲振耳。抬頭一看就見樹玉持帚揮淚。站在那裏。悲痛難言。世維聽着房裏吼喊之聲太凶。所以也沒顧得和樹玉說話。便搶進房裏。就見女兒樹銀躺在痰筒旁邊。血流不止。甥兒爬在地下。刁氏一隻腳踏在背上。在吼天吼地的捲罵大女兒。羅世維看了這種情形。不禁無名火起。大叫一聲。吾把你這慘忍狠毒的老婆。素日我知道你不懂理。受不得我的女兒吃穿。却不知妳竟如此慘打我的兒女。我的嬌兒嬌女。竟遭妳這蠻婦的毒手打。我今日若不教訓教訓妳。妳也不知我羅家的家規。(毒婦進門時不施家規。此時毒氣已發。家規已無濟於事矣)羅世維此時可真是急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世維一邊罵着。一邊掄起手掌。正打在毒婦左腮之上。竟將毒婦打倒在地。那毒婦素日橫行家中。無非是仗着世維溺愛。不想今日竟遭世維這樣重掌。那裏忍得住。爬起身來。便奔世維而來。世維這時怒髮冲冠。見撥婦奔來。並不閃躲。滿打算一拳再將毒婦打

倒方出胸中之恨。詎料毒婦手急着快。竟伸着五指奔世維面部而來。只聽着哧的一聲。但見世維面上。血流如注。被毒婦抓了四條血溝。一個血坑。(血溝爲四指所抓。一個血坑。想係大姆指所搵。潑婦狠毒。於此概見。)羅世維英名半百。今日遭此奇恥大辱。再看地下的嬌兒。床上的弱女。怎能饒過這潑婦。喚來家人。吩咐一聲將潑婦給我捆起來。綁於中廳明柱之上。家人們素日各個懷恨刁氏。都替樹玉姊妹抱着不平。恨羅世維不睜眼。這日忽聽世維這樣吩咐。僕人們更不客氣。一擁向前。將刁氏綱縛起來。前扯後推。來到中廳。便將刁氏綱於明柱之上。羅世維吩咐女僕將小姐抱起來。請來醫士治傷。復向大女兒點淚道。爲父實在對不起女兒。只是當初我誤信了劉媒婆之言。致有今天之禍。往者已矣。妳們受了她的氣。也就作罷，從此以後。爲父絕不使其如此猖獗就是。我兒不必再傷心了。都是我一人之錯。語至此。不禁淚下。羅世維忍着眼淚。出了樹金的屋子。到後邊摘下了賴駟愁。便奔中廳而來。既至中廳。一眼看見潑婦綱在明柱之上。還在潑口大罵。刁氏起初是罵這些僕人。胆大包天。竟敢綱綁你家正夫人。你

們吃着我的。你們喝着我的。你們竟如此胆大。聽從老不死的混帳言語。將你家正夫人綱在這裏。還不把你家正夫人解下來等待何時。那些僕人聽了她這樣言語。一個個的咬牙切齒。狠不想向前蹴她幾腳。咬她兩口。方解胸中之氣。誰肯替她鬆綁。刁氏見僕人們站在那裏動也不動。看她熱鬧。愈是咆哮如雷。胡罵亂捲。只罵的骯髒的不成個言語。令人掩耳。正在這般光景。羅世維提了賴馱愁走進中廳。一看刁氏綱在明柱之上。咆哮如雷。破口胡罵。只不成個言語。見世維進來。不罵僕人們了。却改口罵世維道。我把你個將死的老東西。你今天莫不是將你家奶奶打死。你若不將你家祖奶奶打死。你便不是人口的。你個老而不死的……羅世維聽了。怒從心頭起。氣向胆邊生。三步併作兩步。來到明柱根前。舉起手中賴馱愁（皮鞭子也）照定刁氏身上左一鞭。右一鞭。只打的那刁蛾兒（刁惡人也）一佛出世。二佛升天。畢竟潑婦心腸。與我等常人不同。身上雖然如此痛苦。口裏却仍是不屈不饒的咆哮叫罵。羅世維越打越氣大。越氣越打的緊。只將那賴馱愁打丟了半截。那婦人仍是大罵不止。僕人們站在旁邊誰也不肯過去。

拉一拉。勸一勸。此時樹玉忽然跑了進來。一看繼母被縛明柱之上。僕人們站在旁邊誰也不向前勸解。樹玉心裏恨這些僕人們不知好歹。但是於此時。也無暇說他們了。急搶步向前。一把揪住了父親的皮鞭子。跪在那裏口中叫道。父親大人何必如此毒打母親。都是孩兒們不孝。惹惱母親。讓母親生氣。母親打我們罵我們原是應當的；樹玉語至此。不由想起親娘在日。那裏打過我們一指頭啊。自親娘死後。屢遭繼母毒打這時自己說到「母親打我們罵我們原是應當的」一句。不禁有感於中。滾下傷心之淚。竟至語不成聲。羅世維看了孩兒這樣形像。有什麼不明白。愈加痛恨。奪出鞭子。照定刁氏又是一下子。一連打了幾鞭。樹玉將身遮住繼母。却被皮鞭子誤打了兩鞭。羅世維見兒子這樣護遮潑婦。不能再打。愈知孩兒可憐。提着賴馱愁轉入中廳坐在椅子上。一邊揮汗。一邊擦淚。汗是打刁氏而出。淚乃是爲兒女而痛流。樹玉見父親走了。親自將刁氏解下綁來。刁氏此時雖然口中不屈不饒。但是身上已是遍體鱗傷。解下綁來。已經站立不住。適於此時。大姊樹金跑了進來。忙將她扶至臥室。便將剛才請來的外科大夫

延至臥室。在他那見血之處。上了些止痛之藥。樹金樹玉以爲惹的此禍非小。將來她若起床之後。怎能與我們干休啊。父親終日不在家。再說也不能輕易告訴父親她虐待了我們啊。樹金樹玉心裏暗暗後怕。此時却小心伺候刁氏。恰於此時。僕人一聲報入。親家太太來了。所謂親家太太。便是刁氏的生母。這老婆子進來了臥房。一看女兒這種狼狽形像。大吃一驚。她也不敢動問。一聲也不敢言語。刁氏躺在床上。見她母親來到。強笑道。娘你先回去吧。不用惦記女兒。我起床之後。自有報復之日。語時惡狠七的瞅了樹玉姊弟一眼。復向她母親說道。櫃子裏有的是錢。妳拿了去隨便花用。不必顧忌一些。有女兒在陽世一日。便有娘花不盡的銀錢。今天我們有事。你快拿了錢去吧。那婆子不敢違拗她的命令。便由櫃子裡拿了一打子鈔票。偷七出門去了。樹金樹玉眼見得那婆子拿了自家的銀錢去了。回想起母親當年在日。我們花錢。永遠是任着意兒。不想自母親死後。繼母掌權以來。別說是銀錢不准花用。便是衣食也難如願。姊弟二人。看了那婆子拿錢走去的情形。不免想起當年之事。因在刁氏床側。不敢掉淚。只

將眼淚忍在眼眶裏。夜間羅世維進得房來。便令衛金樹玉各自去安息。姊弟二人出了上房。便奔後院而來。既至房裏。但見那成兒沉沉睡在床裏。弱妹却躺在床外呻吟不止。媽七們早已去了。無人看管。樹銀見姊七和哥哥進來。不禁叫一聲二哥。樹玉忙答應一聲。搶向床前。撫了弱妹。叫道。妹妹妳的傷痕還是疼啊？樹銀小姐聽了。不禁珠淚滾滾。口中却強說道。傷已不疼了。只是今日還不會吃飯。肚裏很餓。樹玉聽了。忙說道。父親在這屋裏守着妳。妳爲什麼不向父親要啲？樹銀小姑娘哭道。恐怕繼母知道了。又要挨打。樹玉聽了妹妹這樣可憐的言語。不管萬把鋼刀刺心。忍着眼淚到廚房裏去給妹七尋吃的。至時大師傅業已熄燈安眠了。樹玉本不願意驚動人家。但是妹妹餓的可憐。只得向前輕輕拍門。那大師傅由夢中驚醒。問道誰呀。樹玉答道。我是樹玉。那大師傅一聽是少爺叫門。忙披衣出來問道。少爺有事嗎。樹玉道。三小姐今天尚未吃得飯。這時餓的直嘔呢。大師傅聽了。一陣心酸。幾乎落下淚來。一聲未語。便打理一些食品。給了樹玉。樹玉謝過大師傅。蹣手蹣腳回到後院。走進房來。樹銀小姐

一看哥哥端着一大盤子吃的東西。有粽子有饅頭。爬起身來瞪了兩隻水汪汪的俊目。低聲向樹玉道。哥哥你到那裏弄來這些好東西。她這一句話却將成兒驚醒。一看盤子裏有粽子。大聲說道。母親我想吃那粽子。樹玉忙遞給他一個。那成兒接粽子在手。愛如性命一般。一連呼了樹玉十幾個二舅。樹金在旁看了孤兒這種可憐形象。傷心備至。此時天已不早。樹玉便出了姊姊屋子。奔自己房來。躺在床上。想起剛才小妹妹和小外甥的可憐情形。不禁的淚下。再想起今天白天之事。竟打起哆嗦來。心想繼母傷愈之日。焉能與我們干休。父親此時雖然明白了。但是虎已養成。欲除此害。勢所難能。如此長久下去。我們何日是脫却苦楚之日呢。倒不如我拋了這萬惡家庭。來個遠走高飛。蒼天有眼。賜我一線生機。那時將寡姊弱妹接出去居住。也免得終日之苦。樹玉主意已定。翌日清晨起來。便逃出家門。來到村外。回頭看了自家的宅院。萬感叢生。因在牆上寫了一片痛心之語。壓韻成歌。讀之令人酸鼻。正是；萬把傷心淚。盡在此歌中。畢竟羅樹玉在牆上寫些什麼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臨別一曲可歌又可泣
明眸頻顧當喜復當悲

且說羅樹玉因不堪繼母虐待。於五月初六日清晨。逃出家門。到了村外。此時東方剛七發亮。村外行人稀少。樹玉回顧自家的宅院。萬感叢生。想當初母親在日。我家這宅院裏。是樂聲喧天。自母親死後。刁氏繼室。我家這宅院裏。却成了哀聲載地。我今天逃出了這萬惡家庭。從今後遠走高飛。便可脫却繼母的毒打。可憐我的寡姊弱妹。怎能免却繼母的暴虐啊。羅樹玉想到這裏。一陣心酸。滾下淚來。滿腹委屈言語。無處訴說。忽見磚牆根裏有一塊白石灰。走向前合腰拾起石灰。便向那磚牆上寫了一片。雖然只是俚語成歌。却是句句傷心。字字血淚。愆道。他都寫些甚麼。丙周不敬。倒還記得。現在錄在下面。提起筆來淚汪汪。放下筆來想親娘。自從親娘死過了。丟下孩兒守後娘。繼母不賢心腸狠。整日打罵兒身上。可憐長姊命兒苦。我那姊丈早年亡。甥兒年幼歲數小。家境貧寒無處藏。親娘見憐接了來。孤兒寡母寄家堂。親娘在日還好過。母親死後好悲傷。

自徐刁氏繼了室。長姊甥兒遭了殃。終日非打即臭罵。孩兒見了好心傷。念我姊妹同胞生。感我甥兒父与亡。更可憐的是弱妹。我的妹七命不强。四歲之上丢了母。四歲之上死了娘。母親在日多嬌慣。親娘在日好舒暢。自從親娘死過了。我的妹七實堪傷。冬日不給棉衣穿。凍的弱妹淚兩行。吃飯之時不給碗。餓的弱妹淚汪汪。繼母心毒手更狠。打的妹七喚親娘。這是以往過去事。想起昨日更堪傷。昨日本是端午節。繼母喝令掃家堂。親娘在日兒念書。每到這日出書房。同了姊七和小妹。錢塘江中樂一場。自從親娘死過了。孩兒便和奴一樣。昨日奉命掃院落。忽聞哭聲出姊房。拋下條帚奔向前。舉目一望好凄傷。但見兒的同胞姊。雙淚交流哭親娘。左樓弱妹右抱子。三人相對淚汪汪。孩兒見狀心弗忍。忙向跟前問端詳。甥兒年幼齒伶俐。一五一十訴短長。原來爲了吃粽子。被那刁氏打一場。因此抱頭來痛哭。孩兒聞聽好心傷。母親若在焉如此。不禁痛哭喚親娘。詎料繼母闖進室。先給孩兒兩巴掌。打的孩兒眼發黑。一脚將兒踢出房。但聞房內

一片哭。咆哮之聲震塌房。孩兒不敢進房去。站在院裏祈上蒼。幸於此時父親至。才將刁氏網上綁。父親素日不在家。不見繼母狠心腸。今日過節未出去。才見兒等受了傷。父女本是骨肉親。我父不由怒氣揚。皮鞭高舉打刁氏。賴馱愁兒打後娘。男女僕人兩旁站。誰也不去拉父王。難怪僕人不知禮。實是繼母不賢良。父親越打越有氣。刁氏越罵越逞強。孩兒一見心弗忍。急忙向前拉父王。父親揮鞭仍是打。孩兒用身去遮擋。皮鞭落處肉皮腫。孩兒身上受了傷。父親此時心方軟。棄鞭於地進了房。孩兒親將繼母解。刁氏口中仍倔強。兒與胞姊將她扶。她却仍罵我父王。又道傷痕痊癒日。再與兒等遭飢荒。報復之意。思量繼母心毒狠。後娘刁氏狠心腸。孩兒恐懼怕了她。因此拋家逃他鄉。臨行想起我的姊。臨行想起我的娘。對着牆。呼三妹。對着牆兒喚親娘。樹玉難捨杭州地。孩兒怎忍拋故鄉。滿懷都是傷心語。對着何人訴短長。今日寫在磚牆上。過路君子看端詳。敬勸中年傷妻者。莫給孩兒娶後娘。

羅樹玉泣書 某年五月初六日晨

羅樹玉寫罷自己念了一遍。揮淚離開磚牆。心裏自言自語的說道。我身上分文沒有。這時奔往何處呢。樹玉一邊想着。一邊向前走。忽見路旁有一個藍包裹。四處都望不見人。樹玉便知是人遺失的。向前將包裹打開。裏邊却是幾本書和數十封粉色的信。那信封上的字跡。寫得十分風流瀟灑。美術可愛。樹玉正在鑑賞那信。却見由西邊飛來一個騎車之人。到樹玉面前跳下車來。揮汗說道。先生這是我。因爲騎車一時未留神。將包裹遺失。幸蒙先生拾而未去。尙乞璧還。樹玉忙道。有罪。有罪。不該私拆先生的包裹。說着便將包裹璧還那人。那人見了。如獲至寶。陪笑說道。此包裹所值。何止萬千。今蒙老弟璧還。生死難忘。說着由身上掏出皮夾。取出幾張鈔票遞與樹玉道。老弟不要見拒。拿去吃點心聊作謝意若在常時。羅樹玉絕不肯接受此錢。此時正待用錢之際。口中說着不要。雙手早接將過來。那人謝了又謝。騎車而去。樹玉見那人去了。心裏暗想。怪哉。我此時正愁着沒有川費。却遇上此事。莫不是我母親地下有靈。特來給我送路費不成。不提羅樹玉胡思亂想。却說他有了川費。一直奔杭州車站。恰有開往上海的車

。樹玉便購票入站。登車找座。汽笛一響。那車蠕然而動。出了杭州車站。便加快速度。風馳電掣。當天到上海。樹玉一想。上海離杭州近在咫尺。並且杭州在上海經商的不知有幾千幾萬。便是我家的買賣。這裏亦有分莊。我若在此地站脚。一旦被熟人看見。諸多不便。再說我此番出來。乃是不堪繼母虐待而私逃。我父親焉有不四出尋找之理。若被父親尋着回去。更是大大不便。有道是。男兒志在四方。看起來是越遠越妙。樹玉想罷。便奔了天津碼頭。購得順風丸船票（余嘗閱丙周著之摩登花說部。該書主人翁管俊生與李淑貞感情決裂後。俊生乃由津乘輪赴青島。俊生所乘之輪。名曰順風丸。今鳥語花香內又見此順風丸矣。丙周老弟。其真欺假欺？隨筆一寫欺。）登輪開船。閒言休叙。且說船抵青島。上來許多客人。各尋坐位。羅樹玉面前。空着一個位子。就見一個年在四十上下歲的人。穿了一件紡綢大褂。戴了一架墨色眼鏡。腦袋兒剃得淨光發亮。足登白絲襪。青緞鞋。身後跟着年輕男子。背着行李。這人一眼看見樹玉面前有坐位。含笑向樹玉道。兄弟這裏有人嗎。樹玉見這人很和氣。忙陪笑道。沒有人。沒有人。

是個空位子。那人回頭向那兩個年輕男子說道。將行李放在這裏你們去吧。那兩個年輕男子便依命將行李放在樹玉面前。代爲料理妥當。便告辭下輪而去。那人坐在樹玉對面。不住的看樹玉。便問樹玉姓名。樹玉據實說了。又問樹玉到甚麼地方去。樹玉道。要到天津去。請教您貴姓大名。那人笑道。我姓李名瑞字蘭亭。排行第七。人都喚我李七爺。我也到天津去。樹玉見這位李七爺面帶忠厚。說話爽直。心想我此去天津。舉目無親。何不向他近乎些。碰巧他可幫忙。尋一些工作。也是意中之事。樹玉想罷。笑向李蘭亭道。李七爺您到天津有何公幹。李蘭亭笑道。現在已過了節。櫃上沒有事情了。此去天津。沒有事情。不過去玩幾天。語罷復問樹玉道。你這小小年紀。到天津去有甚麼事。李七爺這一句話將樹玉問了個張口結舌。不覺想起家中之事。眼圈竟紅了起來。李七爺看了。笑道。何必傷心。他這一句「何必傷心」不要緊。羅樹玉的熱淚早撲漱七的滾下來。閱者。您道。這李七爺是何許人物。他乃是青島市著名的富商。家資萬貫。他膝下無兒無女。這位七爺性喜風流。揮金如土。常常坐了火輪南到上海。北至天津。遊花望景。很

是自得，他去年到天津時。在艷情書寓。結識了一位校書。名喚文妃。排行第二。便是文妃老二。這文妃見他資財雄厚。又很多情。體貼備至。因此二人。情絲纏綿。難捨難離。後至年底。李七爺因櫃上諸事。須待自己歸去料理。便別了文妃歸回青島。今年春季。生意特好。便顧着做生意。一直到五月節。未得鬆心。這時過了節。諸般生意。業已穩定。七爺心裏一閒在。便又想起艷情書寓的文妃老二來。因此打理事囊。帶了川資。便買了順風丸的船票。恰與樹玉坐在一處。李七爺本是一個風流人物。他一見樹玉生得俊美。便有愛慕之意。又見樹玉言談溫雅。更覺至近。因此便和樹玉說長論短。這時問到樹玉的來歷。見樹玉先紅了眼圈。繼而落下淚來。很覺奇異。隨問樹玉道。你有甚麼傷心事。可以向我訴說。如果在可能範圍之內。定當幫忙。樹玉見七爺說活誠實。便將姊妹受繼母的虐待情形。如此如彼。訴說了一遍。末後訴到他棄家逃出。在此路遇恁老人家。如蒙不棄。到了天津。還祈代謀一噉飯之地。此生難忘大德。這位李七爺雖然是個商人。思想却很維新。聽了樹玉這話。當時便有主意。笑向樹玉道。我不

知你是這種情形。既是這樣。我此時勸你回去。也是無益。且跟我到天津遊玩個半月二十天的。再作區處。一路之上。樹玉和李七爺談談論論。很是投緣。這日船抵天津。二人下了船。脚行將行李搬了下來。七爺雇一輛汽車。便和樹玉奔日租界副華公寓而來。車行如飛。不消多大時間。已到副華公寓。二人下了車。早有夥計。迎了出來。一看是李七爺來了。都很認識。將行李搬進來。開了樓上十八號房間。二人洗漱一番。李七爺吩咐再打一床舖。夥計依命。這時天已黑下來。開了電門。當時房間明亮如同白晝。房間不大。却很潔淨。空氣也很愉快。李七爺吩咐夥計預備兩個人的飯來。二人吃過晚飯。李七爺心裏惦記着文妃老二。笑向樹玉道。現在我們已經用過晚飯。悶在這裏。沒有多大意思。你且跟我到外邊去。遊逛遊逛去。樹玉心想。這天津乃是中國第二繁華市場。乃華北唯一之商埠。既經來到這裏。自然要到各處遊逛遊逛。遂笑向李蘭亭道。七爺您出去沒有事嗎。如果沒有事。我便跟了您去。如果您有事。我便在這裏候您。七爺聞聽笑道。我來到天津。可以說一點事情沒有。只爲的玩來了。你且跟我去。管保你有許多樂子。樹

玉聽了。很是歡喜。便跟了七爺出了副華公寓。早有兩輛新鮮漂亮的洋車停在門口。原來是七爺已經着夥計雇妥的。二人登車。車夫抬起車把。沿着中原公司北邊馬路一直跑下去。不大工夫。來到一個所在。羅樹玉舉目觀看，但見高樓數層。每家門口。都貼着紅紙。上書大字。那字有的是墨寫的。有的是金色寫的。每張紅紙寫着三個字或者也有兩個字的。那字大都是很艷的。不是情。就是花。不是美。便是媚。樹玉看了。不知這是甚麼所在。坐在車上。正值納悶。車已停住。二人下了車。李七爺向樹玉抬手道。我們進這個門。樹玉便走了過來。但見這所樓房分三層。很是莊嚴。來到門前。抬頭一看。但見橫額刻着「艷情書寓」四個字。樹玉看了。心裏自言自語的說道。我們住的是副華公寓。這裏却還有這樣一個「艷情書寓」。却不知裏邊又是怎樣個形像。一邊想着。一邊跟着李七爺往裏走。小小的一個院落。院子裏有樓梯。在樓梯旁站着一個穿半截藍大褂的中年男子。見他們進來。陪笑道。七爺多日未來了。慫請樓上坐吧。李七爺也不理他。便奔樓上來。樹玉只得跟着上了樓。就見有四五個婦人坐在樓梯口。見有人上來。

都站起身形。一個個堆笑呼爺。樹玉見這四五個婦人之中。有年在三十餘歲的。有在四五十歲的。都是半老徐娘。或者竟是鷄皮老肉。一個個却還抹着一層白石灰。却是三分像妖。七分像鬼。就見那個三十餘歲的滿面堆着笑。向李蘭亭道。李七爺你有半年多沒有來了。真要把我們姑娘想煞呢。七爺笑道。她現在那裏。那婦人道。七爺您隨我來吧。說着她在前領着。七爺和樹玉隨後跟來。來至一間屋子。樹玉跟着七爺走進屋來。但覺一股脂粉香氣。撲入鼻孔。再看這房的佈置。真是講究。金壁輝煌。鮮艷耀目。樹玉心裏暗想。這是甚麼人家。這樣闊綽。不像是公寓呢。就聽那婦人道。二位爺請坐吧。說着又是斟茶。又是點烟。復笑道。二位爺請坐。我去請我們的姑娘去。語罷轉身去了。樹玉見那人去了。正待問李七爺這是甚麼地方。樹玉還未曾出口。就見李七爺含笑向樹玉道。你在杭州可曾到過這等地方嗎。樹玉道。沒有。但不知這是什麼地方。七爺聞聽。哈哈大笑道。你若不知且不必問。樹玉正擬再問時。却見湘簾啟處。走進一位女子。但見她。臉兒白。唇兒紅。烏髮半捲。體態輕盈。足登高跟鞋。嬈七婷婷的走將

進來。你看她未語先笑。叫了一聲七爺，怎的一去不返。害儂好苦啊。鶯聲嘸七。婉轉悅耳。竟滾入七爺的懷中。七爺雙手撫摩那女子的玉面。口中說道。老二妳先起來。我給妳介紹一位朋友。那女子聽了。便站了起來。李七爺手指那女子笑向樹玉道。這是大名鼎鼎的文妃老二。與我多年要好。復指樹玉向文妃笑道。這是羅樹玉羅少爺。年少有爲。那文妃將樹玉上下打量一番。說道。羅少爺沒有事的時。請和七爺多來幾躑。樹玉聽了。不知答甚麼。只道是是。文妃聽了。不免好笑。向前握了樹玉的手。使和樹玉論家長。樹玉臊的怎敢抬頭。急將手脫了出來。紅着臉。低着頭。一聲不語。心房裏小鹿突突的跳個不止。文妃看了他這種憨態。掩口而笑，便仍滾在七爺懷裏說短問長。狀極親膩。樹玉看不慣這種舉動。便想回去。隨向蘭亭道。李七爺我回去吧。七爺見樹玉太拘束。又因這文妃今天特別上勁。便思在此過宵。聽樹玉囑回去。便低聲問文妃道。今天夜裏有客嗎？文妃老二道。還沒有呢。請您住下吧。李七爺聽了。歡喜非常。這才向樹玉笑道。你若愿意回去你就先回去。樹玉聽了這句話。如同得到

大赦一般。站起身形。便往外走。李七爺喚道。樹玉你先別走。因你地理不熟。待我吩咐他們給你雇一輛熟車。將你送回去。樹玉聽了便站在門外。七爺吩咐老媽子們。轉告下邊夥計雇車。樹玉便站在樓口等候。就在這般光景。就見由三樓上下來一位女子。年在十七八歲。面不薄粉。唇不塗朱。衣服也很樸素。却和那適才文妃老二。大大不同。有一些閨閣之風。樹玉但見她面不抹粉。自然的白中透粉。粉中透紅。紅白相映。有如春日桃花。衣服雖然樸素。却是身材窈窕。猶如弱柳迎風。更覺可愛。但見她峨眉帶秀。鳳眼含情。樹玉看呆了。那女子在樓梯上。一眼看見樹玉在看她。兩朶紅雲。飛上雙額。站在樓梯上。不往下走。却和樹玉對視起來。忽聽樓下喚一聲雇得了。請爺下來吧。樹玉聽了。猛然一驚。如夢方醒。便狠了狠心。走下樓來。出得門去。就見一輛洋車停在門口。車夫道。請少爺上車吧。樹玉便上了車。不免回頭向門裏再看一看。果見那女子跟下樓來。却站在院落裏。痴呆地望着自己。樹玉心裏戀戀不捨。那車夫却拉着車奔北走來。已看不見那女子了。樹玉心裏。志忑忑。不免有所思憶。心想

這是什麼地方。有這樣女子。又一想那文妃老二和李七爺是什麼關係。怎的那般親膩。樹玉越想越奇怪。又想問問那車夫。又不好意思的。已經來到副華公寓。樹玉上了樓。夥計開了房間。泡來香茶。笑向樹玉道。羅少爺怎的先回來了。在那裏是多大的樂子啊。樹玉遂口問道。那是甚麼地方。夥計笑道。你和李七爺剛才不是到艷情書寓去了嗎。樹玉道。是的。艷情書寓。裏邊是作甚麼的。和七爺是甚麼關係。夥計聽了不免好笑。遂說道那。「艷情書寓」乃是二等班子。樹玉一聽。「艷情書寓」乃是班子。大吃一驚。更無一言。夥計忽聽房客呼喚。便出去了。樹玉將房門關上。坐在床沿上。好生懊喪。心想這位李七爺太不對了。他不該領着我到這種穢污地方去。污了我的清白之體。若被我父親知曉。如何了得。樹玉想了一時。不見七爺回來。因連日坐船勞累。便脫了鞋子躺在床上。雙眼一合。竟走入夢鄉去了。一覺醒來。已是翌日清晨。樹玉爬起身來一看對面床上。仍是如故。並無七爺的踪影。便知是七爺住在那裏了。樹玉洗嗽完畢。坐在房裏無事可作。不免又想起昨夜之事。好像做夢一般。他想夥計說那是班子

。那女子自然是妓女無疑了。若看文妃的穿衣打拌。以及那般輕佻舉動。倒是妓女無疑。但是我臨來之時。看見的那個女子。面不抹粉。口不塗紅，衣服又是那般樸素。和那文妃大大不同。難道也是妓女不成？……我看她。她也看我。我下得樓來。我上了車。她也下得樓來。還站在天井裏看我。我坐着車出了那胡同。往回扭頭看時。她却站在門口望着我。她是有意於我呢。另有他事呢？……哼。她乃妓女一個。我何必如此想念她。她即便不是妓女。既住在這裏邊決也不是好的。再說也無不是妓女之理。一定是妓女無疑。我此時念她何來。樹玉正在胡思亂想之際。却聽夥計說道。七爺方才回來。就聽李七爺應了一聲。樹玉忙迎出房來。李七爺笑向樹玉道。你昨天夜裏坐車沒有到別處去。便一直回來的嗎。樹玉道。是的。說着走進房來。夥計重新泡了茶。李七爺却不吃茶。一歪身倒在床上。一氣兒睡至下午五點多鐘。尙未醒來。樹玉舉着一張報紙正在觀看。却聽夥計在外輕輕將門拍了兩下問道。七爺在屋嗎。樹玉應道。在屋呢。說着放下報紙。便迎了出去。便見由夥計身後轉過一位女子。樹玉一看認得。乃是那「艷情書寓」

的校書文妃老二。文妃見樹玉迎出來笑道。七爺在屋嗎。樹玉道。正睡呢。妳進去吧。文妃也不客氣。便進了屋子。向前將李七爺推醒。笑道。你倒不錯。這是甚麼時候了。你還在睡。快七醒。我們吃飯去。李七爺睜眼一看。喜不自勝。便按電鈴。吩咐夥計泡茶。一邊笑道。妳怎的此時來到我這裏。文妃笑道。我今天到你這裏。一來看您。二來……還有一件事情。說着將這屋子四處望一望。不見樹玉。方道。羅少爺呢。李七爺一看。果然不見樹玉。此時夥計正泡了茶來。七爺問夥計道。羅少爺呢。夥計陪笑道。剛才下樓去了。文妃道。沒有事。你出去吧。夥計便退了去。李七爺道。還有甚麼事。文妃說道。適才我正在梳頭洗面。我們那位假學生却驟然到我屋裏去了。我一看是她。倒吃一驚。七爺道。假學生是誰。文妃道。便是我們掌班的女兒。她爹爹給她起的花名。叫做情姬。也和我們姊妹排行。却是第八。便是情姬老八。她爸七既是教她幹了這行。她却不認幹這個。穿衣打拌。却愿意假裝女學生。也不擦粉。也不塗紅。自命孤高。她雖然是掌班的親生女。究竟她和我们都是一般接客迎賓。若說當妓女下

賤。都是一般下賤。她却恥我們下賤。瞧不起我們。常常和我們姊妹鬧氣。因此我們誰都不和她接近。但是總是怕她幾分。她向例沒有到過我那屋子裏。今天竟驟然到我那屋裏去了。並且還是滿面帶笑。真使我驚異莫名。她素日別說是和我們說話。沒有笑容。便是和她爸也。是一樣。客人招呼她。那算倒了楣。十有九個。享之冰桶。偏是一般客人。俱是些賤骨頭。越享之冰桶。他們越是招呼得起勁。却永遠也不會報之一笑。一般賤骨頭們。偏要大事報效。情嫵之性格。以及其美貌。先由文妃口中叙出。李七爺道。這是甚麼緣故。文妃道。長的倒是可愛。只是性兒太孤高。她今天竟肯下顧我的屋。並且肯向我賠笑。諒她必有求我之處。後來一談話。恰是不出我意料之外。慫道。她有何事求我。原來這位羅少爺昨夜由那裏出來時。被她看見了。她驚爲天人。她問明是七爺帶去的人。她知道我是七爺的人。所以她才到我房裏。她問我羅少爺是那裏人氏。等等言語。因爲羅少爺沒有坐住。昨天夜裏。我也沒有願得問你。因此知不詳細。我允她代爲訪問。她却立逼着我來。李七爺聽了文妃這一篇話。覺着這位情嫵老人。有一

見之必要。遂含笑向文妃道。這容易。我也不必向妳訴說羅樹玉的詳細情形。簡直今天夜裏。我還帶着他到妳們那裏去。請妳們假學生和他再帶上你我。一共四人。打小牌。讓她們親自談。倒可省却我們許多言語。妳看如何。文妃道。沒有這般痛快的。素日她見了我們總是待答不理的。現在好容易她求着我了。自然要教訓教訓她。將她的性兒磨一磨。讓她也知道我們這下賤貨有用。李七爺聽了。依妳之見。文妃道。依我之見。請你將羅少爺穩住。別讓他走了。暫時不讓她見面。聽我的口令。我說讓她見。她才能見。我不說讓她見。永遠也不讓見。這樣便好。李七爺這時本是迷戀着文妃。她說甚麼。便是甚麼。當時唯唯稱是。二人計議已定。又等了多時。不見羅樹玉歸來。七爺和文妃便相催出去用飯去了。正是。官門閨秀。未必個個淑女。娼門女子。怎見得都是無情。畢竟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 簡

上回先寫情姬之可愛
。自下回起。則寫情
姬之用情。尤能動人
。諺云。英雄難逃美
人關。斯之謂歟？

第四回

妙女似荷花泥塵不染
芍藥如美人帶愧含香

這回書緊接上回。上回講到羅樹玉誤入勾欄。瞧見一位絕色女子。那女子向他秋波頻轉。傳出無限深情。羅樹玉驚爲天人。回到旅舍。一夜之間。胡思亂想在這女子身上。翌日下午文妃老二特來走訪。李七爺問她何故此時能來。文妃說是受情姬之託。故而早來。當時並訴出情姬的性格與衆不同。那文妃老二雖然說得淘七不斷。究其還是未詳。在下且補叙一筆。原來那情姬老人。原名胡小玉。她父親胡六春。爲人奸險陰毒。內人王氏。早年去世。並無子嗣。只遺下小玉一個姑娘。胡小玉那時年方七歲。生得活潑大真。玲瓏可愛。只是命運不濟。竟喪了母親。那胡六春游手好閒。並無一技之長。王氏在日。仗着王氏針縫生活。王氏死後。他便沒有了生路。乃有當日的狐朋狗友。給他介紹一家班子裏當茶壺。因將個春字取消。大家便喚他胡六。這東西倒也能幹。在班子裏一氣幹了六年。將開班子的生意經。看了個明白。瞧了個透澈。他認爲天下賺錢容易。莫過於開班子了。說來也

難爲這東西。他在這班子裏當茶壺六年。前三年他專心研究開班的生意經。後三年立志積資。預備自己開班子用。這三年之中。居然積得六百元大洋。閱者或道。一個當茶壺。三年工夫。怎積得這許多款子。有道是積少成多。聚沙成塔。這胡六除扣索之外。還掛着放小印子。別人放印子五分利。六分利便算不少。他却最低限度十分利。因他刁橫。利息雖大。還沒有荒賬。因此三年積得這許多錢。胡六既有了本錢。便不甘居於人下。這即買了兩個姑娘。賃了一所樓房。又將他素日熟識的姑娘約來六七人。於是乎便開了陶媚二等班子。胡六居然由茶壺一變而爲大掌班。小人得志。忘其所以。便大事揮霍起來。竟至虧累不堪。那時胡小玉已是十五歲。出落得仙女一般。人人見而愛之。胡六的把兄弟便勸他把小玉下水。豈不是半添一棵搖錢樹。無異成了聚寶盆。何患外債不能清償。不愁無錢揮霍也。胡六起初不肯。後來一想。小玉今年也十五歲了。我縱然不將她下水。將來她提親。也尋不得好家主。好人家誰找這開班子的結親。倒不如依把弟之勸。將她下水。讓她自己選擇闊婿。倒也很好。胡六思想已罷。主意立決。

。將陶姬班。一改而爲艷情書寓。追胡小玉迎賓接客。小玉恨之入骨。暈絕數次。終也無法擺脫。胡六託人替小玉探得情姬二字。做爲花名。那情姬本是姿色秀麗。又是新貨。艷織一舉。花花公子。風流少年。眞個是趨之若鶩。艷情書寓門前車水馬龍。生意大佳。情姬之名。轟動北里。威振花國。如此二年光景。胡六弄了不少的造孽錢。那情姬雖然下水。二年工夫。却是守身如玉。未曾失身。說來可稱難得。她素日不論是應酬客人。即便與其父說話。總無笑容。對於同事姊妹。更是一言無有。她覺着那些姊妹盡是瘋狂。留落勾欄。已是萬世之差。她們不以爲羞。反倒擦粉塗紅。以招他人喜悅。世間無恥者。莫甚於斯。她素日衣履樸素。從未擦粉塗紅。尤喜作學生裝束。論說像情姬這種舉動。便不合青樓身份。但因她俊美出衆。故而花窵錢者。仍是大有人在。以上這是情姬的來歷與性格。且說情姬素日身居青樓。未嘗不思擇一多情人配爲良緣。無奈凡涉此地者。大都是輕薄之輩。(罵盡天下嫖者)毫無真情之可言。頗以爲憂。這日她在三樓應酬客人。頗覺勞累。不耐其煩。便躲下樓來。剛剛下至半樓梯。却見二

樓梯口站着個青年。但見他面如冠玉。口似塗朱。長眉俊目。好個俊美青年。這是誰人的客。情姬神往。竟站住脚步。去看樹玉。那時樹玉正在痴呆呆的看她。兩下視線相觸。各自臉兒一紅。偏於此時。樓下喚了一聲雇得車了。樹玉便下樓去了。情姬那時心裏業已傾倒。忘其所以。便隨後跟了下來。及至她下了樓。來至院落。羅樹玉已竟上了車。她究竟有些害羞。便站在天井裏看樹玉。等車夫拉着樹玉去了。她却又走出門來。向北望去。正赶上羅樹玉扭回頭往後看。轉瞬之間。已沒了影子。情姬站在天井裏出神多時。心裏暗想。這個青年看着憨頭憨腦。不像是久涉此地之人……情姬站在天井裏這樣想着的當兒。忽聽見背後有人叫道。姑娘。三樓上好幾班子客人候着妳呢。妳怎的站在這裏出神。快請到樓上去。免得客人生氣。情姬忙回頭看時。乃是自己房裏的媽媽。她聽了媽媽這話。也不答言。又到門外瞧了瞧。並不見樹玉的影子了。無精打彩的回到三樓。她此時心有所思。不耐煩那些客人。她便向那些客人告假。只說此時身兒不適。實在不能支持。請諸位原諒。那些客人無奈。只得先後辭去。情姬見客人

都走淨了。吩咐媽七將床鋪打理妥了。她便鑽入幔帳躺在床上。吩咐媽七帶門出去。她將燈熄了。却清清靜靜的心思起樹玉來。她自言自語的說道。今天這青年是誰。他到這裏來作甚麼。看他那一表人物。相貌堂堂。溫文雅爾。絕非尋常人物。再看他那愁頭愁腦的情形。更可斷定他是個清白青年。今日涉足此的。必是初次。但不知他今天來這裏。是被人拉來。還是他個人前來。是的。我要問個明白。她想到這裏。伸玉手將電燈燃開。然後再一捺電鈴。媽七忙跑了進來問道。姑娘甚事。情姬將玉手一拍床沿。低聲說道。媽七您坐在這裏。我有話問妳。媽七見她這種情形。倒吃一驚。暗道。這是甚麼事。素日她總是說話先帶出七八分氣。怎的她此時竟這般和氣。又拍着床沿讓我坐。必有事情求我。否則便不能這樣好了。只要她是求我。講不起。我便須想她幾個錢。誰要她素日不燒香呢。媽七想罷。便走進床前。陪笑說道。姑娘有甚麼事。只管說吧。情姬抬頭一看。門兒未曾關嚴。向媽七道。乾媽妳將門掩住。回來我有話問妳。媽七聽了。便將房門掩住。仍回床前來。情姬含笑說道。乾媽我現在有一件事求妳。那

媽七一聽。滿心歡喜。心說果然不出老身所猜。遂笑道。姑娘你有甚話。只請吩咐。做媽七的怎敢不辦。情姬她一聽。對呀。我有事只管吩咐她。何必如此。向她低聲下氣呢。轉兒一想。究竟還是向她和氣一些爲妙。笑道。乾媽我有一件事託妳。便是今天那個青年男子。他是來作甚麼。那媽七一聽。便都明白了。准知道情姬所問之青年。便是跟李七爺一塊來的。那後生。那媽七心裏暗道。我那會子看妳跟着那後生下樓來。便知妳是看上那後生了。不期然果然就是這末一回事。既是這樣。活該老身發一點小財。媽七想定主義。滿面堆下笑來說道。姑娘妳問的不是在樓梯口站着的那個很溫雅的后生嗎。情姬忙道。正是他。說着坐起身來。那媽媽笑道。姑娘身體不適。快請躺下講話。情姬臉兒一紅。仍躺下身去。說道。乾媽正是那青年。妳可曉得他是作甚麼的。媽媽道。姑娘怪聰明的。怎的此時說這樣傻話。妳想既是來我們這地方來的。還有做甚麼的。無非都是花錢取樂兒罷了。情姬道。不見得呢。我看他不像久幹這個的。怕是誤走進來。媽七道。他和李七爺一塊兒來找老一。那裏是誤走進來。誤走還能走到我們二樓嗎。情姬一聽有理。忙問道。李七爺是誰。媽七

道。姑娘妳素日雖然是幹這個的。也長年住在這裏邊。妳却不留心這裏邊的事情。妳看我年紀可是大了。我們這班子裏這些姑娘。雖有熱客。誰沒有熱客。誰的熱客性什麼叫什麼。作什麼事。老身都打問得明明白白。那李七爺是青島的富商。去年冬季招呼的老二。報效得老二很是不少。妳看老二那幾色金。全是那位李七爺給打的。李七爺自去年年底回青島之後。這四五月未曾來。今天迄是初次。來的時候帶着一個俊美後生。老身早已看見了。很想着告訴姑娘。請姑娘過目一看呢。只是姑娘客多。未打敢攪。不想姑娘自己也看見他了。情姬聽了媽七這幾句話。心裏很是感激。認爲媽七是個知己。其實她那裏知道。這媽七是老奸巨滑。見機生情呢。閒言少叙。且說情姬見媽七說出那青年是跟李七爺招呼文妃來的。愈知那青年是個純潔兒男。絕非久涉花叢之人。我不可將機會失過。倒要和他接近接近。遂向媽七道。乾媽你看他也是很可愛。怪喜歡人的。媽七笑道。姑娘道的好聽。那俊美男子。誰看見不愛。便是老身今年五十多歲了。看見那樣俊美後生。也便想和他說幾句話。只是年紀老了。不能受人家的歡迎了。

像姑娘這樣年歲。這樣才貌。若配得他那般人物。可以說是天生一對。情姬聽了媽七這話。愈是歡喜。伸玉手將那媽七一拉。那媽七隨身倒在床上。情姬道。乾媽這事妳已明白我的心。請妳替我設法。把他弄到我屋來。日後大事成就。定當重酬。媽七一聽。心說有成。笑道。姑娘這事只管靠與老身。老身自有辦法。管保不出三天以內。將他拉到姑娘房來。只是姑娘剛才的話。不要當做騙人。情姬忙道。乾媽說的那裏話來。只要事成。妳要我怎樣。我就怎樣。那媽七是知道情姬是有私蓄的。見情姬這樣慷慨。料着事成。必有油水。當時滿口應允。代爲設法。將那俊美後生拉攏過來。二人言定。情姬心急。便催媽七到文妃房裏去打問消息。問那青年究竟是誰。和李七爺是甚麼關係。媽七去了兩趟。見那文妃滾在李七爺懷裏。狀極親膩。她不好意思進去。回來據實告與情姬。情姬聽了。不悅道。那怕甚麼。妳到房裏問問他就出來。有甚麼關係。媽七被逼。便又下樓來到文妃房門口。一推門兒。却已划上了。再看玻璃時。已沒了燈光。原來那李七爺在此住局。此時竟早早的和那文妃合床而睡。媽七聽了聽。房內倒是有聲音。

。只是不能驚動人家了。只好回到三樓。據實稟與情姬。情姬聽了人家七爺睡了。也便無奈。只有待諸明日。情姬這一宵之間。思念着那俊美青年。却不能入睡。好容易壁鐘打過八點。她便爬起来。梳洗一遍。命媽媽到二樓探看李七爺起來未曾。媽媽探看回來說道。二姑娘房門尚未開呢。想是還在醒呢。一連看幾次。都是這樣回復。此時時已十點多鐘。情姬便有些不耐煩了。不催媽媽去看。媽媽上來回道。姑娘真是不巧。這一點工夫沒有下去。李七爺竟已去了。只有二姑娘在屋。那二姑娘她是曉得的。脾氣傲的了不得。我們當媽媽的和她說話。她從來不肯說正經話的。情姬她素日本瞧不起文妃一千人。此時自己也實在不愿意去和她說話。但是爲了自己的終身大事。便不能不將身份放低。和她去說話。當時由三樓下來。走進老二房來。那文妃老二。正在梳洗。一眼看見是情姬進來。則嚇了一跳。吃了一驚。暗道。她此時來到我房來有何事情。文妃這樣想着的工夫。就聽情姬叫了一聲二姐姐。妳起來的早啊。文妃忙陪笑道。妹妹怎的這般希罕。肯到我這房來。妳看我剛剛起床。尙未穿齊衣服呢。妹妹容我穿上大褂

。我們講話。文妃說着走到衣架前。穿了一件印度綢的小花大褂。她本是剛剛修飾的一副芳容。面白唇紅。再配上那件花印度綢的旗袍。真不亞賽一個花蝴蝶一般。那情姬却穿了一件剛靠色竹布大褂。素面朱唇。和那文妃對面一坐。真個是一個艷如桃李。一個漂若冰霜。就聽那文妃問情姬道。妹妹大早晨光顧敝室。必有事見教。請即指示。情姬未曾開言。面兒先紅了。文妃笑道。妹妹莫不是有甚麼背人的言語麼。她說着站起身來。將房門關注。走來坐下笑道。妹妹甚事。只管說吧。只要姐姐辦得到的。雖死不辭。情姬見她這樣誠實。心裏十分感激。試了幾試。才含羞帶愧的說道。姐姐我們雖然住在一塊兒。一二年的工夫了。沒有坐在一堆兒。誰也不知道誰的秉性。誰也不曉得誰的心事。那文妃一聽情姬這兩句話。便看透八分。心裏暗道。你不用拐灣兒了。就直接了當的說吧。錯不了是看見那羅姓少年了。文妃這樣想着。口中可就說出來了。笑向情姬道。妹妹妳就不用繞着灣兒說了。姐姐不敏。已經看出妹妹的來意了。妹妹是不是來追詢昨日跟李七爺一塊來的那俊美青年。她這一句只問到了情姬的心眼兒上。只將

個情姬問的面紅耳赤，粉頸低垂。文妃吃吃笑道：「妹妹何必這樣拘泥。那孩子倒是不錯。愁頭愁腦的怪有些意思。昨天跟李七爺來了。我向他問話。問了半天。連一句也沒有問出來。還是七爺代答的。原來他姓羅名叫樹玉。從前却也是個少爺份。而今不知因為甚麼事情。留落在外邊。無人照管。很是可憐。但不知妹妹是不是問他。情姬聽了。心裏正替樹玉担心。忽聽文妃向她問道：「羞慚慚的應了一聲是他。姐姐怎知道的。」文妃笑道：「妹妹一進來我這屋子。便已瞧出八分。情姬低聲道：「姐姐說話聲音小些。看被他們聽見。諸多不便。」文妃聽了，抿着嘴笑了笑。道：「妹妹不要緊的。這艷情書寓還不是妳開着嗎。妳還怕誰。」情姬道：「姐姐這話錯了。妹妹却是還不如姐姐們。妳們來此作此賤業。乃是父母貧窮。不得已而賣女。像妹妹的境遇。我爸爸他幹了幾年這生意。也很落了幾個錢。他不好生安家度日。却仍是大嫖大賭。虧累不堪。竟將我下水。亦着我吃起這行賤飯。說實在的。姐姐妳大概素日也看得出來。我根本就不識幹這的。早厭煩透了。雖然客人很多。不瞞姐姐說。盡是些冤王八。他們一個個都沒按着好心。其實

他們都想錯了。早晚還不是白花錢。文妃笑道。妹妹妳就不用說那些了。只說妳打算怎樣吧。我可是先告訴妳了。這羅樹玉他是一個少爺份兒。只是不知因爲什麼緣故。留落到這般地方。可是無錢無業。妹妹若果然愛他。這個姐姐管保險。一拉便成。情姬聽了。芳心歡喜。她心裏暗想。我此時手中有這些積蓄。若果然結配良緣。便是再供給他上學也足用的。情姬這樣一想。不免抬頭去望老二。文妃又笑道。妹妹怎麼樣。愿意不愿意。來痛快的。情姬紅着臉兒說道。姐姐我一個人。只要投了脾氣。甚麼貧富貴賤。文妃聽了。心裏不免好笑。暗道。妳只見他一面。並未談話。怎見得就是脾氣相投。這是文妃心裏的話。並未出口。却這樣說道。妹妹的話。實在不錯。便是我也這樣主張。不過還是有錢的主兒好些。文妃說了這話。自覺失言。忙又說道。好在妹妹的境遇。和我們不一樣。先說妹妹手裏現在就有大批私蓄。便是配一個討飯的花子。也是財主。情姬聽她這話。很是得意。當時說道。姐姐這話。雖然有些譏諷妹妹。其實妹妹自己也得我是個命薄之人。終究也沒有大福大貴。果然能這樣……情姬說到這裏。有些口

羞。不肯繼續說了。文妃看了她這種形像。心裏好生可笑。暗道。像你這樣面皮。怎的混了二年事。竟沒有羞死。文妃心裏想着。口中說道。妹妹你也不用害羞了。既是妹妹愿意。姐姐能爲力盡量爲力。必
要吃了妹妹的喜酒爲止。只是一件。此事若被令尊曉得。如何得了。
情姬道這個妹妹已經老慮。只要姐姐替妹妹介紹成了。以後的事。便
不勞姐姐費心。就乞姐姐今天便去約他來。請他到我屋裏去。就算他
招呼我。你将話給他說明。我並不要他的錢。日期長了。沒有他的虧
吃。假使姐七把這事替妹七辦成。日後妹七也當圖報姐七。決不令姐
姐白費心勞力。文妃說道。妹七說到那裏去了。李七爺今夜裏一定還
來。七爺來的時候。或者還把他帶來。也未可知。情姬道。姐姐還是請
妳這時去一趟吧。他昨天晚上既是在七爺以前走的。可見他是不慣到這
地方來。恐怕他今天晚上不肯來了。文妃笑道。妹七妳道。他不肯來
。這個可大大錯了。大凡是個男子。頭一次到我們這地方來。都是
拘泥的。不自然的。羞臊不敢抬頭的。當時他那種表情。足可證明他
是一個好人。只來此一趟。下次再不來了。其實他到家之後。躺在床

上。細一思想。到我們這裏的樂子。又是瓜果。又是香茶。又是摩登女子陪着鬧着打着鬥着。他這樣一思想之後。妳就不用去請他。慢慢的他自會自投羅網。妹七別看他年輕。別看他昨天老實。別看他昨天害臊。早早的就回去了。他回去一思想。便又想來了。妹七妳若不信。妳看今天夜裏來也不來。情姬道。姐姐這話固然見的極是。不過妹妹昨天看他那樣兒。與一般尋常男子有許多不同的地方。恐怕他一般平常男子不同。一去而不返。却是不美。不管他今夜裏來與不來。務請姐姐此時去一趟。約他和李七爺一塊兒來。文妃見情姬執意要着。她此時就去。不好推辭。只得換了衣服。坐了車奔副華公寓而來。既至副華公寓。由夥計將她領上樓來。到了十八號門口。夥計將門敲了敲。樹玉開門。將文妃迎進房中。他便下樓躲出去了。文妃將七爺喚醒之後。說明來意。不見樹玉。等了多時。仍不見樹玉回來。二人便出了副華公寓。到鴻賓樓飯莊。上了樓。進了一間房屋。要來酒茶。二人一吃着。一邊談論情姬和樹玉的事情。就聽那文妃說道。七爺您是不曉得老八的底細。她現在手中的私蓄已成了大數。這次她既求記着

我了。我便須讓她破費。這倒不是我有意和她過不去。實在是她平日不燒香。這時急了。却來抱佛脚。李七爺笑道。妳說怎麼。我就怎麼。反正我李某是完全聽妳的。文妃道。我們吃完飯。便回艷情書寓去。至時我給你們介紹介紹。她若問起羅少爺的事來。便請她問我。你說我已向老二訴洩明白了。請妳問她吧。妳這樣一說。我自自有道理。七爺唯唯。飯後二人乘車到了艷情書寓。那時正是華燈初上。艷情書寓門前。車水馬龍。好不熱鬧。說也奇怪。這些客人。却大半是來訪情姬老人。這便是着我們局外人莫明其妙的地方。本來那情姬無志幹這種賤業。來了客人。不但不逢迎侍候。往往有傲客的行爲。你說來訪她的走馬至孫。大宦巨賈。竟仍如此之多。這其中有兩個原因。第一是因爲情姬天生美貌。愈是怒了。她那副芳容愈來得鮮艷可愛。第二是她年紀幼小。那積得許多私蓄。一般遊客既慕其色。復羨其多金。乃竭力報效。以冀博美人的歡心。一旦成爲佳偶。豈不是人財兩得。至於那般大宦巨賈。却倒不是羨其多金。乃是喜其節儉樸素。有持家過日子的能力。都是竭力報效。以冀美人心動。從良

於他。那時家庭中多此一人。便可操持家政。節約上下人等。這是一般顧念家政的大官巨賈的心理。所以一個人。不論是男是女。祇要本身端正。有正當的特長。你就不用費心機謀差事。自會有人找你。你若本身並無顯著的能為。再打上品行不端正。有諸般不正當的嗜好。那就無怪無人過問。而落魄受困了。閒文剪斷。且說文妃老和李七爺上了二樓。先到老二房裏坐下。媽媽忙打來手巾把。泡來香茶。文妃道。七爺您在此吃茶。我到三樓去見老人。七爺點頭稱是。文妃便上樓去了。七爺自己坐在房裏。不免自思道。這位老人姑娘。倒是一個不同人物。她昨日祇見了樹玉一面。便如此用盡心機拉攏樹玉。文妃又說她。手中很有些私蓄。若果然這樣。羅樹玉得到她的垂青。未始不是一段奇緣。老二她竟從中作起祟來。有意攔阻人家老人的事情。這個她未免多事。待我見機而動。還是將她和樹玉早早見面。樹玉在此危難之中。得此奇遇。乃是一段很有意味的事情。天津這裏。我有一位朋友。專愛拿這樣的奇事詭遇作資料。著述說部。或若將這段事玉成了。向他訴明。請他寫成一篇小說。我李蘭亭不也是書中的重

要人物麼。而且是個熱心人。是受閱者歡迎的人。李七爺他正在這般心思的時候。就見媽媽打攷門簾。走進一個少女。七爺更目打量這個少女。果然與衆不同。不似青樓人物。但見她足登平底皮鞍。穿了一雙電光合股線襪。着一件竹布剛月大褂。往上邊看。面不擦粉。口不塗朱。只是那風眼含情。峨眉帶秀。自會傳出無限深情。年紀就在十七八歲。絕不似風塵中人物。就見她身後便是老二。七爺不問已知道這女子定是情姬無疑。便站起身來迎向前去。老二笑指七爺向那女子道。這便是李七爺爲人爽直好言。復指那女子笑向七爺道。七爺你來看這便是我們八妹妹。你看我們八妹妹夠多漂亮啊。情姬聽了老二這樣輕薄言語。心中好生不悅。只是此時正在求她。不便說甚麼。只得忍受。李七爺忙向情姬道。八姑娘請落坐。情姬暗暗打量這位李七爺。果見他一團和藹之氣。堆滿笑容。一望而知是個熱心腸人。心裏暗暗歡喜。准知此時可有成的希望。遂和李七爺對面坐了。老二親自斟了兩杯茶。笑道。我說這話可不怕七爺過意。我們八妹妹到我這屋來。却比七爺還要光榮。我們八妹妹要不是有這事。便是設下筵席也請不

來。七爺知道老二這話是譏諷情姬。心裏頗有不忍。笑道。老二妳將閒話拋開。且說正個的吧。文妃道。情姬這話。你們二人有話請講。有說不通的地方。我在旁當翻譯。情姬此時面紅過耳。低着頭兒。却不好意思出口。七爺此時見了情姬這般可愛的女子。便忘了老二。適才叮嚀的言語了。竟不等情姬動問。便先自開了話匣子說道。若說羅樹玉這孩子。真是可愛。愧我不是一個女子。我李蘭亭若是個女子便是怎樣也要嫁給他。頭一樣兒性情溫柔。沒有脾氣。一個女子真要是和這樣男子成爲夫妻。那便算到了天堂。我在八姑娘面前說這話。不怕八姑娘過意了。昨天樹玉自這回去之後。便一宵沒有睡着覺。文妃聽不慣了。便將眼瞟了七爺一眼道。你昨天夜裏住在這裏。怎曉得他一宵未眠。七爺笑向文妃道。妳先不要惱。待我打個電話將樹玉約來。當面對質。說着便吩咐媽媽往副華公寓打電話。請樓上十八號羅少爺馬上到艷情書寓來。就提李七爺有要事等他。夥計唯唯。轉身便走。媽媽這一轉身不要緊。急惱了一個妖妓。喜壞了一個美人。正是：

解。心事不一般。喜怒怎能同。畢竟給羅樹玉去了電話未曾。且看下回分

鳥語花香 第四回



第五回

好青年寧死不進烟花巷
多情女毀妝明志訪佳郎

話說李七爺吩咐媽媽。往副華公寓打電話。請羅樹玉到艷情書寓。媽媽聽吩咐。便轉身去打電話。文妃很是不悅。但也不能攔阻。這姬此時喜得心花怒放。以爲意中人。馬上即可來到。對坐共談。其樂何如。情姬正自想的高興。却見媽媽進來說道。七爺你老人家稍候一候吧。羅少爺出去了。李七爺聽了媽媽這話。尙未作何表示。旁邊又樂了一個。惱了一個。樂的是那文妃老二。惱的是情姬老人。情姬她以爲一個電話便將意中人請來。誰知大失所望。當時將一團高興。打消一半。那文妃却得了意。李七爺見情姬厥起小紅嘴。不高興了。急忙起身說道。八姑娘不要煩惱。待我親自給他去電話。說着走到電話機下。拿起耳機。撥到副華公寓。請樓上十八號羅少爺說話。那邊應了一聲。請您稍候。不多一會。樹玉應道。七爺嗎。李蘭亭一聽是樹玉。笑道。你剛才到那去了。樹玉道。由外邊吃飯剛回來。夥計說七爺來了電話。令我到艷情書寓去。七爺連連答道。是吶是吶。請你快來。這裏

有一個姑娘。她怎會會你。樹玉道。七爺對不起。我實在不願到那種地方去。我是不能去的。李蘭亭聽了樹玉這話。大笑道。你不必太固執了。須知這位姑娘不比別個姑娘。電話裏不便細說。叫你來。你就來。總沒有你的虧吃。樹玉道。謝謝七爺美意。但是樹玉實在不敢從命。對不起。語罷竟將電話放下了。樹玉他這一掛電話。可把李七爺惹惱了。當時氣憤七的轉回身來。一眼看見文妃在背後。文妃冷笑道。怎麼樣。來也不來。李蘭亭道。乃是一個無知青年。誰與他計較。不來是他沒福。說着已進文妃房中。情姬忙起身問道。他可曾接着電話。李蘭亭憤七說道。這東西是一個不達時務的青年。我算錯識了他。從今日起。我和他劃地絕交。我一時回去。便與他分屋居住。我李某長得這麼大。沒碰過他人的釘子。不想今天他竟給我這樣硬釘子。真真氣死我也。情姬視七爺怒了。忙勸解道。七爺不要見怪他。更不必因此生氣呢。他的年紀幼小。不敢到這地方來。却正是一個好青年。我們只有領教他。不能怪罪他。七爺聽了。怒道。老八妳休要說這些廢話。妳要曉得我李某是不吃釘子撞的誰肯捧着我說。我便將性命給他都成。若給我過不去。那算一

時不能容從。我看他小小一個羅樹玉。倒有多大能爲。說着穿了大褂。戴了草帽。便向外走。情姬有心向前攔他。又碍着自己是個女子。那文妃老二。看了七爺這種舉動。倒合了她的意。當時李蘭亭下了樓。出了情艷書寓雇了一輛洋車。直奔旅舍而來。不消多大工夫。已抵副華公寓門前。下了車。直奔樓上而來。進了十八號房。樹玉正在看報。見他進來。喚放下報紙。陪笑說道。七爺對不起的很。李蘭亭更不答言。將够計喚來。吩咐另給我找一個房間。馬上將我的行李搬過去。夥計不知縮底。只得依命而行。不多一時。將李蘭亭行李搬到二十號房間去了。裏樹玉沒有行李。只騰下他光桿一人。手中又乏錢財。料着在此居住。是不成了。只得出了副華公寓。另謀辦法。正是。天有不測風雲。人有旦夕禍福。羅樹玉此時驟失所居。手中又無分文。可恰他在此地無親無友。展轉流爲乞食之途。夏日天暖。還好過一些。光陰迅速。日月如流。那秋風徙起。寒天南飛。百花彫謝。松竹爭春。這時候深秋已過。正值嚴冬。羅樹玉身上無衣。腹中無食。這份難受。此他在江南家中。受繼母刁氏的虐待還要加倍。幸而天

津這地方。乃是繁華之場。富紳大賈。官宦人家。每至冬日。便操辦粥廠。以救貧苦同胞。真個是功德無量。作書的不禁念一聲佛。祝他們子孫榮耀。世世富貴。再說那羅樹玉聽說粥廠開鍋。便尋到粥廠。拚命吃下兩碗。腸鳴立止。身兒發暖。剛剛放下粥碗。忽見喝粥的貧民。蜂擁跑向南邊。樹玉不知是甚麼事。站在那裏出神。一個喝粥的放下碗。將樹玉拉了一把。說道。趙太太施棉衣來了。還不過去領棉衣穿。立在這裏做甚。樹玉聽了。便奔人羣而來。至時果見一輛地拍子車。高高的拉了一車棉衣。車旁有警察護衛。就見那警察向大眾說道。你們都坐在地下。誰也不許亂動。如果亂動。便不給棉衣穿。警察這淡淡兩語。竟將數百貧民說的紛紛坐在地下。樹玉也便衆坐在地下。此時紅日當空。溫暖的日光。射在數百貧民身上。一個個望着那車上棉衣出神。就在這般工夫。就見車後走出一位老太太。年在五十餘歲。生得眉慈面善。內穿皮袍。外披斗篷。老太太身後。跟着一位小姐。樹玉抬頭觀看這位小姐。生得粉面桃腮。杏眼含情。身披皮大衣。頭戴女暖帽。樹玉坐在後邊。有人影着。看不見小姐脚穿甚麼鞋。警察見太太和

小姐走來。忙向前和顏悅色的說道。老太太和小姐親來粥廠施送棉衣。無異活菩薩蒞臨粥廠。老太太笑道。今日天氣暖和。我們娘兒兩個。來這裏看看。不知這粥廠裏。有多少貧民。我們的棉衣夠也不夠。警察笑道。老太太您打算施多少就施多少。若問棉衣夠也不夠。那如何能夠。這是五百套棉衣。今日來喝粥的共一千二百多名。老太太不必問這些。要知道我們中國現在的貧民。何止萬萬。穿不得棉衣的。又何止萬萬。老太太便是施這五百套棉衣。正就功德無量了。說着吩咐將棉衣卸下來。警察便散放起來。有些凍急了的苦同胞。見了棉衣。早就眼紅了。等不得警察給他。便由警察手裏去奪。那警察的脾氣很古怪。越見向他奪的。越是不給。偏給那安然坐着的人。雖然如此。棉衣少。而貧民多。結果將棉衣散完了。坐在後邊的羅樹玉。却未曾得着棉衣。心裏不免難過。自嘆命薄。却又想起家鄉來。不知我那妹七有了棉衣未曾。我的姊姊和外甥成兒有了棉衣嗎。樹玉看看自己。想想家中。不覺悲從中來。撲漱漱滾下淚來。再說那趙小姐。站在那裏。觀看警察不一時將棉衣散完了。得到棉衣的歡天喜地的去了。得不到棉衣的

有的懊喪而去。有的站在車前出神。趙小姐一眼看見樹玉坐在那裏苦眼抹淚。趙小姐不覺動了測隱之心。走至樹玉面前說道：「你在這裏呢。莫不是沒有得着棉衣在這裏啼哭嗎？」樹玉正在傷心。忽聽女人聲問話。忙抹淚看時。却是那老太太身旁的小姐。樹玉這時覺着在衆人面前。與女子說話。豈不被人恥笑。當時臊的不敢抬頭。也不答言。爬起身來。竟轉身向外走去。倒將個趙小姐弄的楞了。衆人看了。也都注目樹玉。樹玉出了粥廠。便走下去了。這裏趙小姐望着樹玉的後影出神。直至看不見哭甚麼樹玉了。才低下頭去。怒道：「這位趙太太和這位小姐。是怎個來歷。原來這位趙太太是個孀婦。膝下無兒。只有這麼一位姑娘。名喚玉秀。知書識字。家中有幾處祖遺房產。她父親在日。經營商業。很是得意。死後有些現銀。存在銀行裏。母女度日。很是相得。趙老太太天生佛心。每至冬日施送棉衣。這日天氣溫和。又赶上粥廠開鍋。又是個期日。因此老太太便派人拉了定做的棉衣。叫了小姐。一齊奔粥廠而來。那趙小姐到了粥廠。抬頭觀看。但見這個地方與學校不同。與戲園有別。但是蓬頭垢面。衣服襤褸。一個個三分像人。七分像鬼。後來棉衣散完。人們紛紛

走去。她一轉身看見一個青年。元自坐在那裏哭眼抹淚。她仔細一看。但見這個青年。衣服雖然襤褸。相貌很是不俗。她心事便是一動。因此走向前問樹玉爲何啼哭。樹玉因覺不好意思。竟爬起身來。轉身走了。更無一言回答。她看了愈覺可奇。站在那裏出神。老太太見棉衣散完了。叫道。玉秀棉衣散完了。我們回去了。她止在出神。猛聽母親呼喚。一驚如夢方醒。遂和老太太出了粥廠。便雇車回家來。她到了家中。心理有事。也不說話。便到她自己房中。坐在沙發上。合目靜思道。這個青年好生奇怪。散放棉衣之時。別人都知向前去領。他却坐在那裏靜等。(趙小姐於散放棉衣之時。已經看見他了)。本來人多衣少。你不向前去領。警察還肯給你送去不成。結果你領不得棉衣。坐在那去抹眼淚。這又怨誰。所可恨的是他不識時務。我向前問他話時。他若站起身形。向我一鞠躬。施一禮。向我訴苦處。我一定可以幫忙於他。誰知他竟不答言。爬起來走了。怪不得看他的像貌。不至落魄至此。却原來是他的脾氣古怪。無怪乎窮到這般地步。(讀者聽真。脾氣古怪。便是落魄之由)。趙小姐她想到這裏。芳心裏又一轉想。

。不見得便是他的脾氣古怪。或許是他心中另有思想。不願和我說話。也是意中之事。我倒不要屈說了他。她想到這裏。心裏忐忑七七。竟放心不下。她想這樣青年。如何落到這般地步。我問他話說。他爲何不理我。看他那神氣。必是另有難言之隱。我倒是將他尋得。問問他究竟有甚麼難言之隱。爲何不答我言。正是。我此時就去。她進得房來。沒顧得脫大衣。便坐在沙發上想起事來。此時她要去追趕幽玉。站起身形。便向外走。剛走出房來。她自己又一想。我莫不是瘋了。想他與我素日無一面之緣。只此時見了一面。問他話。他不理我。我便要去追趕他。豈不是瘋了麼。她想到這裏。又退回房來。仍穿着大衣在沙發上。她心裏仍是放心不下。我倒走去趕上他。問問他的來歷。今天若不問明他來歷。我心裏永遠不能安然。她重由沙發上跳起來。走到穿衣鏡前。面對鏡兒照了一照。將半截烏雲理了一理。便出了閨房。也不告訴老太太。一直走出大門。早有門口熟車。拉車過來。她上了車。車夫拾起車把。方問小姐到那裏去。車夫這一句話。倒將她問了個悶。連她自己也不知上甚麼地方。疑思了一時方道。奔粥廠去。

。車夫聽了。唯七稱是。健步如飛。不消多大工夫。已至粥廠門口。她坐在車上暗想。方才他出了粥廠奔南去了。我便向南去趕。遂吩咐車夫由此往南。車夫應命。便向南跑下來。她坐在車上。東張西望。留神觀看。也不知跑了多少道。也不見樹玉的影子。她坐在車上不免着急。便命車夫往東拐灣。車夫從命。便奔東跑來。又跑了好一時。她仍看不見樹玉。此時已將車夫累的滿身大汗。熱氣蒸蒸。她想莫不是我走之後。他又到粥廠去了。累我到這裏找他。所以找不得。遂又吩咐車夫。仍回粥廠。車夫聽小姐吩咐。怎敢怠慢。只得拚命奔粥廠跑來。好容易到了粥廠。她由車上跳下來。進了粥廠。那些貧民見這闊小姐又來了。都集向前來。趙小姐留神觀看。並不見樹玉的影子。她又到各處看了一遍。毫無影響。有那好事的貧民。問她尋找甚麼。她初不語。後來實在尋不得了。才問那貧民道。你們可曾見那個掉眼淚的青年嗎。那貧民聽了。說道。這粥場的貧民。身上沒有棉衣。寒風一吹。個個都要落淚。誰知小姐尋得那一個呀。她道。我尋得這個落淚人。與你們都不同。長得相貌很端正。不是沒有飯吃的人。只是脾氣古

怪。不肯和我說話。那貧民越聽越糊塗。趙小姐她見貧民不懂她的話。便出了粥廠。上了車。車夫問道。小姐還到那裏去。她道。還由此往南。車夫聽了。不知她有甚麼事情。又不便問。只得從命。向前飛跑。她坐在車上。東張西望。一眼看見往西一條馬路上。有一個衣服襤褸的青年。她忙喚住車夫。奔西跑來。至時一看。却是一個賣油條的。她看了懊喪之至。仍令車夫向前拉去。不知跑了多少馬路。也沒尋得樹玉。車夫也着實的累了。再跑不動。她也有些膩煩了。這才吩咐車夫。往回拉。到了家門口。她自己覺車夫賣了力氣。由身上掏出皮夾。給了車夫一元現洋。車夫謝過。她便進了宅院。趙太太見女兒回來。迎面問道。妳到那裏去了。怎的也不言語一聲。累我等妳吃飯。她聽了老太太這話。強作笑道。我去找了一位同學。出去時候惶促。竟忘記稟明慫老人家。老太太道。快去吃飯去吧。說着話。吩咐趙媽給小姐端上飯來。趙媽不敢怠慢。答應一聲去了。趙小姐她便奔自己房來。脫了大衣。坐在沙發上生悶氣。暗道。白白花了一元車錢。竟連個踪影都沒有看見。她正在想着工夫。那趙媽已竟端了飯來擺在桌

了上。說道。請小姐用飯吧。玉秀小姐答應一聲曉得。妳去吧。趙媽每日見小姐說話很和氣。今天竟如此喪氣。不曉得小姐因爲甚麼便帶門出去了。玉秀小姐。她此時心裏祇惦着樹玉。那裏有心吃飯。往桌旁一坐。看見那飯菜。便想起嘔。喝一聲趙媽進來。那趙媽見她不悅。並未敢過去。還站在閨房門外。聽小姐的動靜。忽聽她在房內招呼。忙應了一聲。推門進來。陪笑說道。小姐有事嗎。她道。快把這東西們給我端出去。我視着起膩。趙媽聽了。不敢多言。只得小心謹慎。將飯菜原碗端到廚下。大師傅一看小姐未吃。原樣端回。忙問趙媽道。趙奶奶怎的小姐未吃呢。趙媽低語道。快別嚷了。小姐不知又犯了什麼脾氣。臉都變了顏色。趙媽說罷。走出廚房。便奔老太太房來。老太太見趙媽來問道。妳不伺候小姐吃飯。來此作甚。趙媽道。小姐不知怎的。很不高興。端去的飯一些未動。吩咐原樣端到廚下了。老太太一聽女兒沒有吃飯。心裏着急。口中說道。莫不是小姐身體不舒適嗎。快讓我去看看。天下至親。莫過於慈母。趙老太太急忙來到玉秀閨房。見她正躺在床上。老太太忙問道。玉秀妳怎麼了。我的

嬌兒。妳累着了嗎。還是和同學鬧氣了。她聽母親這樣問話。便含混答應。並不怎樣。只是身體累了。讓我躺一躺就好了。怨老人家不用情念。趙老太太放心不下。便坐在床沿上。手撫了她的臉蛋。果然發燙。乃是她適才尋不得樹玉。一股兒急火。只要一休息。心裏一平靜就好了。誰知她的母親就她這麼一個姑娘。愛如掌上明珠。這大家私。只指望她承受。若有個一差二錯。如何是好。老太太當時荒了手脚。便吩咐趙媽快去請大夫。給小姐診病。玉秀躺在床上。只管心思樹玉。也不介意。不一時大夫來了。便替她診脈。她也不拒。任那大夫診了一遍。那大夫說是。心火上升。身體疲倦。吃一付藥發散發散便好了。當時開了一個單兒。趙媽取來藥。照方煎了。玉秀把那方兒看了一遍。沒有重要藥品。吃下去諒也無害。便喝了下去。朦被而眠。她將衆人支出去。自己清清靜靜心思樹玉。她心裏再將樹玉的相貌思想一番。越覺得可憐。怎的這樣一個青年就會落到這般地步。我看他必有隱痛在心。萬萬不像是背着懶字的乞兒。我看他雖然衣服襤褸。蓬頭垢面。但是他那眉清目秀。倒有些愛人。我向他說話。他竟一言不理。

我。爬起來走了。看他這種舉動。倒有些古怪。只可惜我今天未曾尋得他。倒累我身體疲倦。沒有精神……她如此翻復想了一時。竟走入夢鄉去了。翌日便覺身體不適。一連數日未曾起床。這天她覺着精神好些。便穿了衣服。到門口閒立。遠遠的看見那兩輛洋車。飛也是的跑來。到了對過門前。竟停住了車。由車上跳下一男一女。那女的便舉手敲門。趙小姐她想對門沒有這樣人物。何來一雙青年男女。不免抬頭看去。她一看那青年。正在注目看她。趙小姐一看這青年。倒吃一驚。低頭暗道。好似粥廠的那人。但是何以數日未見。竟這般打拌。穿緞面皮袍。戴了禮帽。如此闊綽。我不要認錯了人。她想到這裏再抬頭看時。那青年和女子已經進了院子。閉了街門。兩個車夫已經去了兩箭地。她望着對門宅院出神。她想對門孫家。素日並無這樣一對人物來往。我不要再將機會放過。適才我看青年倒有幾份似他。莫不是那天他故意化裝到粥廠去不成。適才我看他的時候。他也不住的看我。看他像認識我似的。對門孫家素日並無這樣客人。諒是新客。必坐不長久。便會出來。我且在這裏等候他們。她主意已定。便立在門

口死守。等了一個多鐘頭的工夫。才見對門的街門開了。她以爲是那青年出來了。誰知出來的只有那青年女子。她仔細觀看這女子。年紀不過十六七歲。身披大衣。頭戴學生暖帽。隔着一條馬路。看不清她的眉眼。只見見她那一副面貌。粉白相映。嬌艷無比。更加身材窈窕。愈覺可愛。玉秀她看了。暗道。那時我只顧看那青年。未曾看她。却不想竟是這般一個美貌的女子。不知她和他是什麼關係。他究竟是不是粥廠的那青年。趙小姐她想着時候。那女子已雇車去了。竟不見那青年出來。趙小姐她愈納悶。閱者。愆道。那青年畢竟是誰。剛才坐車去的這美貌女子。又是誰。說來這個人。閱者都認識。不是別位。那戴禮帽穿緞面皮袍的青年。正是羅樹玉。那穿大衣的美貌女子。正是那開班子胡六春的女兒胡小玉。花名喚做情姬。排行第八。愆道。羅樹玉和情姬怎的到了這裏。原來這裏邊有一段緣故。容在下告訴閱者。且說那情姬。在今年五月間。見了樹玉一面。她倆一見鍾情。便懇那文妃老。去邀樹玉。夜間李七爺到了艷情書寓。親拿電話約樹玉到艷情書寓去。樹玉不肯。駁了七爺。七爺怒。回到副華公寓和樹玉分居居住。樹玉被迫而去。前文業已表過

。那情姬得到這個消息之後。馬上到了副華公寓樓上二十號面見李七爺。七爺告訴她已與樹玉絕交。分屋居住。情姬到十八號去看樹玉時。已沒了影子。直等到夜裏十二點鐘。還不見樹玉歸來。胡六春在班子裏見情姬不回去。便找到副華公寓來。才將情姬叫回去。這一夜工夫。情姬往副華打了無數電話。均答以尙未回來。直至翌日下午打電話。仍說沒有回來。情姬她還不相信。又親自到了副華公寓。果見十八號房門已鎖。並不見樹玉的影子。問那李七爺時。却道管不着妳們的事。情姬碰了這樣一個硬釘子。心裏好生懊喪。回到艷情書寓。坐在自己房裏一思量。一個女子。生在這裏邊。如何能被人瞧得起。便是我是個男子。也不肯答理這裏的女子。那羅樹玉乃是一個純潔青年。所以他寧將朋友的交情毀滅。也不到這個地方來。若放在別人身上。一定要罵他薄情。不識時務。教我看來。這樣青年。才是好青年。才稱得起是英雄。他年紀不大。居然有這樣的決心。我胡小玉不期此時。竟遇上這樣一個好人。我倒不要將機會錯過。須要急起設法。和他接近。但是欲想和他接近。第一須脫離這等下賤地方。若仍在

這班子裏。他始終不曾進來的。我胡小玉生而不幸。落在這種穢污地方。竟不爲人瞧做女子看待。我胡小玉何嘗是個盡人皆夫的女子。只是被我這人面獸心的父親害到這般地步。她越想越氣。正在此時。媽七進來說道。姑娘妳喝一杯茶。到那邊房裏去應酬去吧。馬二爺王四爺李三爺大羣人。都候着姑娘呢。媽七一句話沒有說下來。早將個胡小玉氣得瘋了。由媽七手裏劈手奪過茶盃。照着痰筒裏。用力一摔。只聽吧哧一響。茶盃粉碎。痰筒被砸而破。水流滿樓板。嚇得媽媽不知說什麼好。胡小玉此時氣不可竭。一脚將梳妝臺踢倒。雙手一推。將桌子推翻。當時嘖啞咕嚕。一陣響亮。驚動了樓上下的男女人等。急忙告訴掌班的胡六春跑到三樓。一看是自己的女兒鬧的翻天覆地。一邊摔砸。倒將胡六春給嚇住了。忙向前叫道。小玉妳這是怎麼了。妳就是不愿意幹這個也該說話。爲甚麼胡亂摔起來。胡小玉更不答言。走過去。一脚又將茶几踢倒。壺碗墜他。胡六春素日雖然毒惡。那時却不敢把她怎樣。胡小玉乘他不備。跑下樓來。無人敢擋。竟跑到馬路上。雇車到了惠中飯店。當時開了一間房間。幸而無人追來。

胡小玉多少也識得幾個字。馬上給他父親寫了一封信。斷絕父女關係。並要依法訴以逼女爲娼。吩咐夥計掛號寄至艷情書寓。又擬了一個脫離父女關係的稿子。給了夥計。送到報館去登。她又帶了款摺子。到銀行取來二百元。作爲近日零用。翌日報上登出脫離父女關係的啓事。那胡六春接到了信。已先嚇了一跳。翌日又見各大報上登出啓事。更是害怕。他想小玉身後。一定有人。便派了人到惠中和小玉善說。廢時良久。條件議就。小玉自此行動自由。與胡六春完全脫離父女關係。但不許再訴胡六春逼良爲娼了。從此小玉身得自由。在惠中住了幾天。覺得花錢太多。便搬到她姨母家中居住。她姨母于氏乃是一個寡婦。無兒無女。孤苦伶仃。家境甚貧。胡六春素日瞧不起于氏。故不來往。小玉因與她父親脫離關係後。在旅舍居住。諸多不便。乃尋得于氏。好在小玉有的是錢。生活不會發生問題。小玉她每於飯後。便出了家門。到各處訪查樹玉跡踪。自夏而秋。經秋入冬。已是數月功夫。毫無應響。她十分焦急。這一日天氣濫和。她吃過早點。便又出了家門。無目的地向前走去。不知不覺竟來到粥廠附近。她走路本

就留着心。忽然看見迎面過來一個青年。衣服甚是襤褸。行走迅速。小玉她一看這青年。便是一楞。就在這末個工夫。這青年已經走至前面。小玉她仔細一看。不禁哎喲一聲。將樹玉抓住。倒將樹玉嚇了一跳。吃了一驚。原來樹玉此時正是在粥廠被那趙小姐問話。自己害臊。爬起身來便出了粥廠。一直奔南走來。正在低頭向前行走。忽被一人抓住。吃了一驚。嚇了一跳。忙抬頭看時。見是個美貌女子。樹玉一時想不起她是誰。直了兩隻眼睛。和傻了也似的看她。小玉紅了眼圈說道。你還認識我嗎。樹玉道。我……我……並不認識妳呀。小玉道。你不是羅少爺嗎。怎的落到這般地步。我們自在艷情書寓見了一面之後。樹玉聽了艷情書寓四字。恍然大悟。說道。原來妳是妓女。快快撒開我。小玉聽了。幾乎落下淚來。急分辨道。先前我是妓女名兒。而今已成了好人。不是妓女了。我自成了好人之後。尋訪你半年工夫。却是毫無應響。不巧今日在此遇上了。請你快到我姨母家中。換了衣服。我有許多話。向你訴說。樹玉聽她說。到她姨母家去。諒來不是那烟花柳巷了。便隨着胡小玉奔于氏家來。不因此番有分教。枯梅開

花。香生意外。死桂生枝。重見喜芽。直教踏破鐵鞋無覓處。得來已費大功夫。畢竟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鳥語花香 第五回



第六回

一縷情絲人說痴錦衣預做
鱗鱗同淤實堪羨洋房乍居

話說胡小玉領着羅樹玉。來到于寡婦的家門。她伸玉手敲了敲門。不大工夫。就聽裏邊有人應了一聲。門兒拉開。樹玉抬頭看時。見是一個年逾耳順的老嫗。胡小玉忙陪笑向那老嫗道。姨母妳可認得。這便是羅少爺。于寡婦抬頭觀看。但見羅樹玉雖然衣服襤褸。相貌果然不俗。一邊關門。一邊笑道，且請屋裏坐下。暖和暖和再說話。當時三個人。進了堂屋。胡小玉讓樹玉坐下。忙去通爐子。又吩咐她姨母提了大壺。到外邊倒來兩壺水。倒在浴盆裏。這時爐火很旺。房內暖。胡小玉向樹玉道你且洗洗身子。我去給你拿衣服。她說罷。將房門帶上出去了。樹玉見她出去了。坐在椅子上。出神多時。並不去洗。忽然房門推開。樹玉忙抬頭看去。但見她抱了一個包裹。笑嘻嘻的進來。她將包裹往床上一放。轉身向樹玉笑道。你怎麼不洗。我已經將衣服給你拿來。你洗完身子。穿上試試適體嗎。她語罷。將包裹打開。一件一件的拿出來。樹玉看時。見那包裹裏邊單襖棉的各衣服。齊齊整

整。好生華美。樹玉看了。正待問時。就見她笑說道。這十幾件衣服。是我親自給你做得的。只是沒有比着你的身量裁。不知長短大小。你洗完身子。試試大小。如果不適體。我再修改。樹玉聽了她這幾句話。五中感激。竟撲漱匕落下熱淚。飲泣起來。胡小玉是如何的聰明。見樹玉這般景像。准知樹玉是有所回憶。想起了傷心之事。她便放下新衣。拿了手帕。走到樹玉面前。正要替樹玉擦淚。就在這般工夫。于寡婦送了胰子進來說道。我老糊塗了。讓少爺洗身子。竟忘了拿胰子。胡小玉見她姨母進來。忙抽身躲開樹玉。于寡婦抬頭看見樹玉正在抹眼淚。她不知底蘊。說道羅少爺你這是怎麼了。你看我這外甥女兒。待你够多好。給你做了這許多衣服。她整天的誇贊你。人格如何好。品行如何好。家裏如何闊。只是受繼母的虐待。才逃出了家門。我的外甥女兒。爲你和她爸爸斷絕了父女關係。幾乎還要控告她爸爸。這半年以來。她無日無時。不在念你。終日四出閒遊。別看我上了歲數。我有甚麼不明白。她每日到各處閒遊。無非是尋訪你。而今將你尋訪來了。你却落到這般地步。我這外甥女。不嫌你貧。不嫌你

麟。居然還肯將你領回家來。將水給你洗。將衣給你穿。那處對不起你。你這時就應當歡天喜地。表示萬分感謝我的外甥女兒。你不但不知道謝。反倒苦眼抹淚。啼哭起來。你這是不知好歹。我這外甥女兒。不見你的面。給你做下這許多的衣服。處今世情澆薄之時。你到那裏還見得像我外甥女兒這般女孩子。快不要啼泣了。你要曉得從今而後。你便算轉運氣來了。你看我外甥女兒。够多麼漂緻。當年在班子裏……于寡婦說到這裏。自覺失口。忙改口道。走在馬路上。不知要羨煞多少王孫公子呢。胡小玉不耐煩道。姨母。請您老人家。快給做飯去吧。于寡婦聽她吩咐。才轉身去了。樹玉這時被她說得。面上十分掛不住。慚愧無地。小玉見她姨母出去了。便將房門重關了闔。向樹玉陪笑道說。你不要怪罪她。她是這種絮叨人。其實她老人家。也是很喜歡的。你快把衣服脫掉。洗一洗身子。換了衣服。飯也就熟了。吃完飯。我們好出去找房去。樹玉此時。對於胡小玉。本已敬佩莫銘。五中感戴。只是口裏。不會說那感謝的言語罷了。這時見她二次催促洗身子。遂即解了扣兒。見她在房。究竟不好意思。將衣服脫去。小玉瞧出樹

玉的意思。向樹玉微微一笑道。你洗完了。便到床上。換上棉衣我去幫着老人家給你做飯去。語罷向樹玉那麼一笑。帶門去了。樹玉見她去了。走至床前。將那些衣服揭起。看了一看。心裏有無限感慨。便脫了衣服。將身子洗了一遍。爬到床上。將那胡縐棉褲穿上。因爲這房裏暖和。他便赤着背臂。穿那毛線襪子。穿了多時。竟穿不上。急了樹玉一頭汗。仍是穿不上。他正在着急的當兒。忽聽門外。吃吃的笑起來。樹玉一驚。門兒敢開。就見小玉含笑走了進來。仍將房門關上。來至床前笑道。你剛剛洗過的脚。不打脚布。穿這新襪了。自是不好穿的。這裏現有絨脚布。爲甚麼不打上。她說着將兩方絨脚布。遞與樹玉。樹玉打了脚布。再穿那襪子時。一登便穿上了。小玉將鞋子放在床前。樹玉下了床。先將鞋子提上。却是不大不小正適宜。小玉笑道的。我大量你這雙脚。夏日穿夾鞋應穿八五的。這時穿棉鞋。應穿九五的。這雙棉鞋便是九五的你穿上果然不大不小。我的理想。竟成了事實。她說罷。得意非常。又將絨小褂遞與樹玉道。這小褂和那脚布是一塊布。裏邊穿這小褂。早晨起床。穿的時候。比洋布的溫暖。不像洋

布小褂。那般激身子的涼。說着話的工夫。樹玉已將絨褂。穿在身上。不肥不瘦。又是正好。小玉又將胡縐小棉襖。遞與樹玉。穿在身上。稍微的瘦一些。小玉道。這件小棉襖竟做瘦了。容我三天以裏。另給你做一件。樹玉忙道。姑娘快不要另做了。這就很好很好。小玉也不答言。將軟緞小毛皮襖。往樹玉身上一披。樹玉伸了兩袖。小玉幫着他結了扣兒。她將樹玉。推到鏡前一照。別說是他人不敢認他了。便是樹玉他自己也有些生疏了。這就叫做。人要衣裳。馬要鞍。樹玉他穿上那身衣服。便是個乞丐。換上小玉姑娘。替他做的這身衣服。便居然又是羅少爺。樹玉對着鏡子。不免微微一笑。小玉姑娘見他有了笑容。愈是高興。跳到櫃上。伸玉手將牆上的帽盒。摘了下來。她急打開盒蓋。睜俊目一看。却是給他買下的草帽。忙將盒蓋扣住。仍掛在原處。伸玉手將這邊的帽盒摘下來。打開盒蓋。取出一頂淡灰的美式呢帽。她伸手戴在樹玉頭上。樹玉對着鏡子再一照。又增了幾分人才。小玉姑娘。剛將樹玉打扮妥當。就聽于寡婦在外叫道。小玉飯做好了。現在就端嗎。小玉姑娘伸手將房門拉開。笑向于寡婦道。姨母您請進來。

看看羅少爺的衣服。適體不適體。于寡婦走進房來。向着樹玉上下打量一番。老顏遂開笑。威七的向小玉姑娘道。怪不得外甥女。這半年以來。那般掛心。我還不曉得羅少爺穿上好衣服。竟這般喜人呢。小玉紅了粉面。偷眼去看樹玉。有道是：人逢喜事精神爽。樹玉此時。被這位多情女子。擺佈得精神活潑。內心這歡喜。早將那副苦臉丟去。現出笑容。當時開上飯來。三人落坐。樹玉更不客氣。飽餐一頓。飯後胡小玉向于寡婦道。姨母妳在家看門。我和羅少爺尋找房子去了。于寡婦道。我覺着這一所獨院。一共三間半房。也足夠我們住了。妳一定要另去找房。我也攔妳不住。憑妳怎麼着去吧。小玉笑道。姨母不是這般說法。我們這樣人家。不能住在這最下級的地方。妳看妳這四鄰街舍。不是拉膠車的。便是賣苦力的。這些人俱是粗俗不堪的。別說羅少爺看不慣。便是我也看不慣。于寡婦聽了小玉這話。滿心不服。口裏嘟七囊七的說道。羅少爺看不慣。妳也看不慣。妳若不給他換衣服。他還不及我這街鄰四舍呢。脫下花子皮。剛七一頓飯的工夫便看不慣了。小玉裝做沒有聽見。拉了樹玉。出了家門。便到各處去找房子。到晚上歸來。却未曾尋得

合適的房舍。這天夜裏。小玉和姨母睡在一間房裏。將她的住室。讓給樹玉。樹玉躺在小玉姑娘的床上。鑽在小玉姑娘的被窩裏。溫七七暖七七。却是睡不熟。心裏暗暗想道。這位姑娘。可算得一個奇女子。她和我一不是親。二不係故。不過當初見了一面。她竟對我如此用心。只可惜今天一日工夫。我竟未得問問她。她當初如何落在那烟花巷裏。而後如何逃出了火坑。她此時對我這般用心。將來打算怎樣結果。這許多話。我很該詢問她。只是此時。她已睡了。只好等待明日。樹玉剛想到這裏。壁上鐘鐺已打過兩點。樹玉自言自語的說道。天已兩點了。我還胡思亂想。快七七睡去。想罷。便翻身面向裏去。他剛一翻身。就聽那門兒叭七七。輕輕的響了幾下。樹玉吃了一驚。暗道這般時候。誰人拍門。便側耳靜聽。就聽那門兒叭七七又輕輕的響了幾下兒。樹玉正待問時。就聽門外嬌聲低語的叫道。羅少爺睡熟了嗎。他一聽聲音。正是胡小姐。心房裏急迫的跳了兩下兒。大聲說道。門外是誰。胡小姐低語道。是我。你將聲音放低些。被姨母聽見。許多不便。且請你將門兒開七。我有話和你講。樹玉楞了一楞神。心裏

暗想。她這般時候。前來叫門。我若將門放開。讓她進來。不幸被她姨母聽見。若大呼小叫的一喚。我羅樹玉的名譽。從此便算破產。前途怎堪實想。這門兒我無論如何。也不能給她開。他思索至此。遂向門外的胡小玉說道。姑娘妳這般時候。不在房裏安息。前來打門。實是不便……胡小玉不等樹玉語罷。便接着說道。羅少爺你休要錯想。我此時前來叫門。乃是有話和你講。並無別的意思。即請您放開門吧。您看門外的寒風。吹得够多冷啊。樹玉道。姑娘並不是我無情忘義。實是夤夜之間。男女私訪。易招非議。何況姨母于氏。爲人痴顛。若一日曉得。豈不要大驚小怪。傳播鄰舍。那時不但我的名譽破產。連姑娘妳的名譽。也大有關係。請妳要再思再想。胡小玉在門外說道。羅少爺你休要談到這些。你若果然怕人非議。那末你此時所睡之屋子。乃是我的屋子。你所鑽的被窩。乃是我的被窩。你所枕的枕頭。乃是我的枕頭。便是當地上的尿盆兒。也是我每夜所用之盆。……胡小玉越說聲音越大。樹玉心想。若不給她開門。看這情形。是絕對不成。時候一長。將她凍壞了。大大不妙。想到這裏。這才翻身

起床。披了衣服。口中說道。姑娘請妳少待。容我穿上衣服。給妳開門。胡小玉道。穿的甚麼衣服。只跳下床來。將門一開。便仍跳上床去。鑽入被窩。也不會凍着的。快開。快開。你看這陣寒風。幾乎要把我凍死呢。樹玉聽她在門外實在急了。披了皮袍。登了褲子。跳下床來。輕輕的將門放開。此時房裏並未燃燈。幸喜明月高懸。由玻璃窗裏。透進光亮。因此將門一開。可以看見那胡小玉的面貌和她身上的衣服。但見她衣襟半掩。鞋兒未登。往她面上看。太好看了。一副光潤膩滑的臉蛋兒。紅撲撲的。櫻唇微擅。銀牙上下相碰……凍的打哆嗦。青絲蓬鬆。乍理乍煞。一望而知是剛打被窩裡鑽出來的模樣。樹玉見將她凍得這般形像。心裏著實後悔。急忙閃身。將她讓進房來。隨着將房門一關。轉身向小玉道。姑娘妳此時不在房中安眠。有甚麼話要講。請妳快講。講罷快請出去。妳這般時候。在我房裏。我心裏着實害怕。那小玉適才在門外。被凍得全身戰慄。冷得只打哆嗦。她走進房來。早將鞋子一甩。跨上床去。將那被子一掀。她往床上一躺。將被兒一裹。只露出一團粉面。樹玉剛才所說之言。她是充耳未聞。

樹玉來到床前一看。藉着玻璃窗外的月色。看的真切。但見自己的被窩。竟被她侵佔了去。心裏暗道。便如何是好。這原是他心裏的話。不想竟脫口而出。胡小玉此時躺在胡玉剛鑽出來的溫暖被窩裏。已經遍體生暖。見樹玉站在床前。痴痴的望着她出神多時。竟說了一句。這便如何是好。胡小玉聽了樹玉這話。將玉手伸出來。把那被口往下掩了掩。露出她那櫻桃小口。就見她那秋波一轉。紅唇微動。音如彈璜。說出一句令人生畏的言語。就聽她向樹玉說道。你是何人。這般時候。竟敢站在我的床前。倒要從實說來。否則我便大聲一喚。喚來多人。將你送入當官。治你一個竊盜罪名。樹玉聽了她這言語。機凌凌打了一個寒戰。當時嚇得魂不附體。心裏有許多言語。要想分弁。竟是分弁不出。心裏一急。大叫一聲。一驚而醒。就聽那壁上鐘。鏗鏘打過五點。樹玉睜目觀看。窗外微透光亮。屋中那裏有胡小玉的影子。再爬起身來。探出帳外。向門那方望去。那門兒牢牢閉着。毫未開動。方知適才。原是南柯一夢。樹玉二番躺在床上。回憶夢中情景。那胡小玉衣襟半掩，酥胸微露。真個是風流縹緲。可稱絕代佳人。

樹玉他想到這裏。心裏猛然一動。憶起昨日粥廠那個小姐。樹玉他自言自語的說道。便是那個女子。亦可稱得起絕世佳人。不過她的情意。較之這位胡姑娘。便不覺怎樣。樹玉想到這裏。他將頭兒在枕頭上。搖了兩搖。自言自語的說道。看她昨天那神氣。向我說話。也很有周濟我的意思。只是我那時一時慚愧。未肯和她答言。便溜出了粥廠。若不然……或者她也許周濟於我……樹玉想到這裏。竟自冷笑了兩聲。暗道。羅樹玉你呀。你呀。真是人心不足。蛇吞象。想那小姐。她在粥廠。向前和我說話。乃是她拿着窮人開心。表示她的賢德。她那來真意對人。我竟被她愚了她那裏及得來這胡小玉。看見我了。竟是一切不避。便將我拉至她家來。更將新衣給我換。樹玉想到這裏。伸手將身上蓋着的皮袍。摸了一摸。說道。這件小毛皮袍我穿在身上。對着鏡子一照。竟是不大不小。不肥不瘦。正適體。可知她在這半年之內。腦筋裏時時刻刻。在記憶着我。在意想着我。否則她冒昧裁衣服。再不會如此適體的。樹玉他睡醒一覺。躺在溫暖的被窩。雙手撫着心胸。想想這個。思思那個。不覺得工夫很大。陽光已射入房來。

。就聽院裏有了動靜。跟着就聽東裏間裏有人說道：「姨母妳這般時候到院裏去做甚麼。天怪冷的。」就聽那于寡婦在院裏應道：「妳那心愛的人。想也快醒了。天氣怪冷的。我看七院裏還有劈柴沒有。如果沒有了。我好去買。」回來給他升着火。房裏暖和平了。好讓他穿衣服。樹玉聽了于寡婦這片言語。真個是躺臥不寧。心裏暗想。我羅樹玉有何功德。竟爲她們這般厚待。那小玉對我用心。尙可說。已有一面之緣。想這于寡婦她對我。這般恩厚。倒是所謂何來。閱者。您道。羅樹玉他這樣一想。可算糊塗了。有道是：主愛犬也敬。那于寡婦現在的生活費用。皆是化那胡小玉的積蓄。這房舍雖然是于寡婦所賃。但是這半年以來的房錢。也皆由胡小玉給付。于寡婦雖然痴顛。也不過說話沒有分寸。究竟她的心裏。也很明白。她既知這羅樹玉是胡小玉的唯一愛人。焉能不敬呢。故此她今晨早上的起得床來。到院裏來取劈柴。便要給樹玉升火。胡小玉一翻身不見了姨母。側耳一聽。院裏有脚步聲音。這才叫她姨母。和她姨母談話。被樹玉聽得真真切切。樹玉心裏着實不寧。再躺不住了。便穿了衣服。正待下床

。就聽于寡婦推門。樹玉忙道。姨母慢推。容我拉拴放開。于寡婦在門外說道。在我這家睡覺。晚上用不着上拴。樹玉將門開了。于寡婦一看。見樹玉業已穿齊衣服。不以爲然的說道。這般時光。你起來作甚。樹玉被她問得無言可對。紅了臉說不出話來。于寡婦見樹玉紅了臉。又說不出話來。疑心頓起。拐樹玉楞七瞅了幾眼。大聲喚道。小玉。你快起來吧。他要騙了皮袍逃跑了。于寡婦這聲喚。不要緊。將個胡小玉一驚而起。急急忙忙登了短褲。披了長衣。未曾穿襪。跳下床來。掛了鞋子。掩了衣襟。竟奔西房屋來。闔者。胡小玉她這般着急。倒不是怕樹玉將她的皮袍把走。實是怕樹玉一去不返。自己再到那裏去尋。因此才惶惶掩衣跑了過來。胡小玉跑進西房。將杏眼一瞪。果見樹玉。穿着整整齊齊。站在當地。姨母一手端着劈柴。一手揪着樹玉。胡小玉見了。忙道。姨母將他放了。我看他往那裏逃跑。于寡婦這才將手撒開。小玉向樹玉道。我們待你那樣不厚。你此時竟然圖逃。樹玉聽了。不禁啞然失笑。小玉道。你先不要笑。倒要說說圖逃的原因。樹玉這時用目將小玉上下一看。心裏倒納起悶來。

早將眉頭皺起一把。小玉看了。更是可疑。追問道。你快說出圖逃原因。不要只管死看我。您道。樹玉爲甚麼皺眉。原來他見小玉此時。髮兒蓬鬆。扣兒未結。衣襟半掩。酥胸微露。紅撲的一副粉臉。恰和昨夜夢中的她。一絲不差。樹玉心裏。暗想。怪哉。夢中的她。便是如此形態。不料這時。竟是一般不二。樹玉心裏只顧。這樣思索。才惹惱了胡小玉。小玉見樹玉。死呆七的。不答復自己。心想我胡小玉對待你羅樹玉。可以說是。真心真意。不見你的面。替你做下四季衣服。爲了你。絕斷了父女感情。爲訪你。不避寒風冷刺。而今將你尋得了。讓你吃了喝了。穿上戴上。昨夜並將我的住室。讓與你住。你這人竟這般無情。此時穿了衣服竟要圖逃。不想世界上。竟還有這樣沒情沒義的男子。小玉想到這裏。氣不可竭。向前一把將樹玉揪住。喝道。好你這個無情無義的冷血動物。我胡小玉對待你。一片真心。天地鬼神。盡當知曉。不想你這沒有心肝的人。此時竟要圖逃。從前我和你在艷情書寓。見面之時。見你站在樓口。死看於我。我便認作你是個多情種子。乃託李七爺約你。不想竟被你拒絕了。那時我還以爲

你是個好青年。寧死不進那勾欄院。我爲了你。和我的父親。斷絕了父女關係。才脫離了煙花巷。訪你半載光景。替你做下四季衣服。誰知你落魄行乞。我昨日將你認下。請回家來。打熱水。替你洗身。取棉衣。爲你禦寒。誰知你是個鐵石人。竟是毫無情義。此時還要……

……圖逃……小玉語至此。聲淚俱下。幾乎昏了過去。一歪身爬在床上。嗚之咽咽的哭起來。樹玉聽了她這篇言詞。看了她這般表情。真是五衷感愧。只是心裏感激。口裏說不出來。那于寡婦見外甥女。傷心欲絕。她覺着外甥女兒。受人騙了。也是一陣傷心。老淚橫秋。幾乎要和哭她丈夫一般的。天呀天呀的哭起來。樹玉看了。這種景像。又是着急。又是傷悲。傷心的是。自己不忍她們替自己升爐子。才穿了衣服。誰知竟因此惹起她們的疑心。而至於雙雙痛哭。着急的是。自己滿腹言語。只是一時。不知由何處說起。只急得他滿頭是汗。多時方將小玉一拉道。姑娘你們誤會了。我並未圖逃。小玉哽咽道。姨母將你抓住了。樹玉道。便是姨母不抓我。我也不能圖逃。小玉道。你不圖逃。這般時候。起床做甚。樹玉道。姑娘你先不要啼

哭。容我向妳訴明。適才我躺在床上。聽見姑娘和姨母說話。姨母要進房來。替我升爐子。我心裏着實不安。因此急忙穿了衣服。一開房門。正和姨母碰頭。姨母不知端底。錯認圖逃。這是實情。如有半句謊言。上有天地。下有神明。羅樹玉不出今日。就得促病。死在姑娘面前。語罷。雙淚俱下。小玉一聽樹玉咒起誓來。急起身用玉手撫了樹玉的口。滴淚道。大早晨起來。不要說這些不吉祥話。于寡婦自知錯了。忙賠不是道。羅少爺。你休要難過。這都是老身的過處。來來來。老身施禮。給羅少爺賠個不是。語罷。將屁股一掘。合腰下去。不想她。年高力衰。合腰用力過猛。往前一爬。竟摔倒在地。那小玉羅樹玉二人。看了她這種表情。又想哭。又想笑。忙將她拉起來。幸喜未曾摔傷。那于寡婦站起身形。念了一聲佛。口中說道。這都是我適才。屈說羅少爺圖逃。老佛爺見過了。吩咐小童將老身推倒。聊作懲戒。小玉和樹玉聽了。破啼爲笑。當時燃着爐火。有了熱水。洗嗽一番。三人吃過點心。時已十點多鐘。那太陽高懸空中。天郎氣清。十分溫暖。小玉向于寡婦道。姨母您在家裏守門。我和羅少爺還是

去找房。一旦尋得適宜的房舍了。便請姨母一塊兒去住。語罷。披了大氅。和樹玉雙匕出得門來。又到各處尋找房子。二人尋來尋去。尋到那俄芝路。但見路南有一所樓房。門口貼着招租的告白。胡小玉看了這條馬路。再看看這所樓房。先自歡喜起來。原來這條馬路乃是柏油馬路。清潔無比。而且兩旁房子。俱是公館住宅。沒有商號舖家。行人也很稀少。再看這所樓房。却又是新蓋的一所洋式樓房。由外邊看這所樓的內部。可以看出裏邊房間並不很多。合乎自己居住。胡小玉她心裏高興。轉回身來。向樹玉含笑說道。我看這所樓房倒很好。這不是貼着招租的告白嗎。你把告白念給我聽。我們好作主意。樹玉遂向前走了兩步。仰面觀看那招租告白。但見方方一片紅紙。上邊印就的招租字跡。上印道：

招租

茲有坐落俄芝路二十七號。洋式樓房一所。四樓四底下房兩間。冷熱水管。電燈電表供備。合乎家庭應用。現在出租。

如欲租賃。請至俄芝路十號趙公館接洽。無眷屬。無舖保者不賃。此啟。

趙公館賬房謹啟

羅樹玉念了一遍。胡小玉聽個明明白白。遂向樹玉道。我們且去找十號趙公館去。她們兩離開二十七號房便往西走去。抬頭看那門牌時。却是二十九號三十號。愈走離十號愈遠了。胡小玉道。還須往回走。她們倆便又轉回身來。往東走。一直走到俄芝路東口。却仍不見十號。她們倆走向馬路北旁。看那門牌時。頭一家正是一號。便又往西走去。那門牌是一家挨一家。尋來尋去。尋到了十號。她們倆抬頭一看。見這十號門口。釘着趙寓銅牌。花欄杆的鐵門。向裏看去。却是一帶紅磚房。很是幽潔。胡小玉一邊伸手按電鈴。一邊回頭看那路南的二十七號房。恰恰和趙公館正對面兒。她不禁向樹玉笑道。我們剛才瞎找了一頓。這不是正對着門嗎。樹玉順着她的玉手向南看。果見馬路南邊。那所樓房。正是二十七號房子。遠遠的還可以看見那告白紙兒。笑向胡小玉道。正是呢。累我們跑了個來回。她

二人正說話。趙公館的鐵門開了。走出一個四十餘歲的男子。面目忠厚。陪笑向二人說道。是找我家小姐來的嗎。胡小玉聽了。忙道。不是。請問你。這可是趙公館嗎。那男子道。是的。是的。莫不是要賃對過的房嗎。小玉點頭道。正是呢。那男子聽了。面帶笑容。口中說道。請二位稍候一候。我去拿鎖匙去。說着轉身進了號房。不多一時。手提着一大堆鎖匙。走了出來。便領她們倆。奔對過來。胡小玉問那個男子道。你貴姓。那男子道。我姓趙。名叫趙福。在趙公館當差多年了。說着竟將二十七號房開了。那趙福在前。胡小玉和羅樹玉。二人隨後進來。跟着趙福。到樓上看了看。室內很是清潔。樓板淨亮。光線也很充足。小玉很是滿意。又到樓下看了看。也是很好。就是那天井小一些。好在沒有小孩子。人亦不多。無大關係。小玉問那趙福道。這所樓房。每月租金若干。那趙福笑道。按賬房的定價。每月六十元。可是從前孫太太住着。每月租洋四十元。你們若打算住。每月也按四十元好了。胡小玉一聽。心裏暗道。論說這所樓房。每月四十元的租金。可並不算多。不過我們三人住下。未免過奢。胡小玉她

這一想的工夫。便打了疑思。趙福道。我們這所樓房。若在鬧亂的時候。每月收過一千二百元的租金。現在時局穩定了。這房子出賃較難。所以自行減價。小玉一想。便是四十元。較自己的計劃。每月才超過十元。在另一面儉省些。也可抵補過十元。她想罷。遂向趙福道。這所房子。我們是定要住了。有什麼手續嗎。趙福陪笑說道。只要小姐打算住。便須先下些定錢。然後再立租扎。小玉聽了。遂由皮夾內。掏出十元的一張鈔票。交與趙福道。這十元作爲定錢可以嗎。趙福道。可以可以。慫那天搬來。小玉道。我們今天便搬。趙福道。很好。如果用人。我們公館裏。有的是閒人。便是我趙福。也可以幫忙。小玉聽了歡喜道。趙先生這話當真。趙福笑道。這有甚麼謊言。胡小姐和羅少爺。有甚麼事。只管言語一聲。小玉道。我們本是初次組織家庭。傢俱一概全無。我見趙先生這人。很是和氣。若果然肯幫我們的忙。便請趙先生費神。今天幫着我們置買置買傢俱。趙福聽了。滿口應允道。可以可以。但不知甚麼時候去。小玉道。說去這就去。那趙福從小即在趙公館當差。乃是一個最可靠。最忠實的老僕。他這人

。還是最熱心。最愛替人辦些閒事。這時一聽這空胡小姐請他幫忙。前去置買傢俱。他是更不怠慢。當時將鎖匙放入新房。將十元定金。交到裏邊賬房去。收了賬。他又說明。要幫着新居戶。置買傢俱去。賬房先生。自然應允。趙福諸事已畢。這才出來。和小玉樹玉。到各處置買傢俱。那小玉有的是現款。不消一日工夫。便置買了個七八成。先後運到二十七號。趙福又從公館裏。找來兩個打雜的。幫着收拾屋子。話要簡斷。未及掌燈時候。這原一十七號樓房。已收拾得井井有條。儼然一小家庭。那胡小玉和羅樹玉。也不肯回原居住。小玉住樓上東房。樹玉住樓上西房。這等華燈初上。燈籠得這新房裏。明如白晝。藉着燈光觀看小玉這間屋子。佈置得。但見那粉壁牆上。掛了幾張油畫。這幾張油畫。是胡小玉在院情書寫。得自客人之手。乃是名家之作。很有價值。爲後文伏筆。且且不表這幾張油畫的好處。且說這間房裏傢俱。但是買自中原公司。靠北牆窗下。放了一架寫字台。寫字臺後放了一把螺旋椅子。寫字臺上。擺下文房四寶。靠西牆放了一張長方桌兒。旁邊放了兩把椅子。桌兒上。放了新買的話匣子。

正在唱着梅蘭芳的玉堂春。靠東牆放了銅床。雪白幔帳。花邊走穗。銀鈎將那幔帳勾起。看見了裏邊的紅綾被兒。被兒上放了兩個繡花兒枕頭。靠南牆放了一個石面西式茶几。上置茶杯茶壺。茶几兩旁。放了兩隻小沙發。這時羅樹玉坐在小沙發上。笑嘻嘻的望着胡小玉。那胡小玉坐在床上。滿面喜色。一雙明眸。東張西望。觀看這間屋子。趙福此時。指揮着趙公館的打雜的。將地板重新又擦了一遍。那地板映着燈光。可以照見人影。胡小玉笑向樹玉道。羅少爺你看這間屋子。經趙先生這麼一收拾。比東房還顯着好呢。那胡小玉語罷。明眸頻轉。看看樹玉。瞧瞧趙福。一種得意氣概。筆難盡述。樹玉此時。精神快活。由沙發上跳起來。走向床前來。向小玉笑道。姑娘妳看着。這間屋子好。妳住此間。小生便去住那東房。小玉向樹玉嫣然一笑。說道。豈有此理。誰是誰的屋子。怎好換住。樹玉笑道。兩間屋子。今天剛佈置完備。尙未住人。還不分那間是誰的。姑娘喜歡那間。便住那間。趙福在旁見他們倆人。儘七讓七。怪有意思。脫口說道。只可惜我家小姐。昨天由粥廠歸來。受些感冒。今日得病。未能起床。

。否則。此時將我家小姐請來。和妳們……趙福一言未了。就聽樓下有人叫門。趙福止住話音。返身下樓。開門去了。欲知來者何人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鳥語花香 第六回



